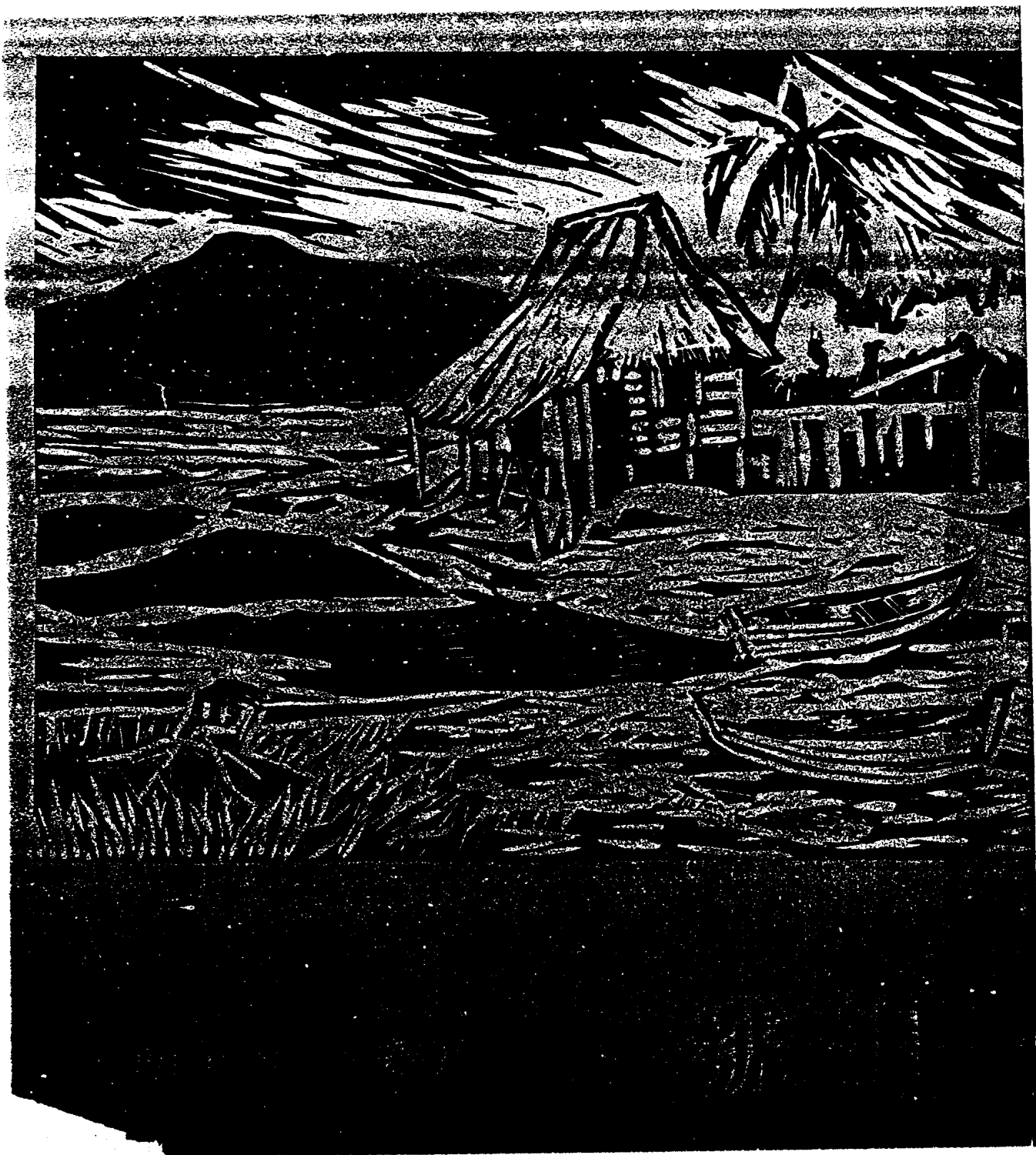


風蕉



目錄

文藝沙龍

祝吡叻文藝研究會正式成立.....	黃崖等(四)
形象和真實.....	思蜀(五)
「創新」與「莫名其妙」.....	黎兆文(六)
論 文	
論賈蓉.....	依藤(十七)
印度化時期的馬來文學(上).....	疑雲(四八)
小 說	
逃.....	阿文(十五)
酒醒.....	曹嵐(二一)
燭光.....	周樹(三十)
春夢.....	穎川(三五)
小風波.....	丁丁(四十)
山城小事.....	凝野(五三)
散 文	
消逝的音容.....	顏宏高(二一)
過年、在年幼時.....	南子(二五)
籠.....	冷兮兮(三四)
少年手記.....	賴瑞和(五二)
詩	
敬悼振中先生.....	黃潤岳(十四)



蕉風月刊

第一九七期

一九六九年三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rch, 1969.

KDN 4285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自新年以來，西馬的馬華文藝界活動經已增加，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希望這情形不但能够保持下去，而且，還能更加擴展。據說，東馬的文藝界亦在籌組文藝團體。東馬和西馬的文藝界在過去甚為隔關，盼今後能藉文藝團體，加強彼此間的聯絡。

「文藝沙龍」發表的文章，其中看法和主張未必是本刊全人贊同的，有許多是值得大家進一步討論和商榷的，所以，若有相反看法的文章，只要不作人身攻擊，我們都樂於刊登。

本刊往往給新的作者以優先發表作品的機會，這表示我們特別重視新人新作品。文壇原應以新的一代作為主要力量，可是，馬華文壇情形却恰恰相反，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文壇要有新生的力量加入，才有朝氣，才能蓬勃，但新的一代要想仰首濶步走進文壇必須具備相當的條件，否則，單是靠幾個漂亮的口號是不能成功的。

本刊最近收到的稿件以散文為主，小說居次，詩則最少，這是一般編者樂於見到的情形。

一年來，本刊封面圖片均由吉隆坡美術學院供應，大部作品為該校學生創作，本刊特在此向該校負責人致謝。

風景.....	徐覺非和江晃西.....	指掌.....	母親的夢.....
封面	溫梓川(二六)	馬來文學譯介	左手人(三三)
木刻		傳記文學	雅波(三九)
		鴻洲譯(八)	

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友駢

日期：

28/8/2000

祝霹靂文藝研究會正式成立

一、

• 黃崖 •

文學藝術是生命的花朵，只有豐美的生命才能開出璀璨的花朵。

豐美生命的形成固然需要先天的條件，但最重要的仍是後天的培養功夫。

文學藝術的欣賞、愛好、創造，要有學問和品德的修養。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接近文學藝術，能夠喜愛文學藝術的生命都是不平凡的。

這些感想，有些人會指責為士大夫階級思想或小資產階級思想，這種態度是輕妄的、膚淺的，假如我們能正視現實，對社會，對人類作進一層的觀察，甚至我們只是從吡叻文藝研究會的籌備到成立這一件事來看，便會很容易的體會上面的那些感想了。

我對吡叻文藝研究會的成立和它的前途深具信心，該會的成員、主持人、贊助人，都是不平凡的。該會當有超越的表現，在社會上放射異彩。

二、

• 朱昌雲 •

「吡叻文藝研究會」終於成立了，真是一件莫大喜事！從此，馬華文壇，尤其是怡保市的文藝氣氛，一定會欣欣向榮，充滿着黎明的氣息，另有一番新的面目。

馬華文壇，近數年來，雖然不致於文風之闕茸，學風之凌爽，但無可否認地，刊物之一天天遞減，文藝著作之久久不見一冊出版，風氣之暗淡猶如秋天之蕭條，叫人不勝傷感！龔定庵曾經說過：「只開風氣不為師」，他叫人不但要開新風氣，並且要實際地去廣為推行，而我們連開風氣的人也沒有，又怎樣能廣泛地推行文藝之事呢？今日「吡叻文藝研究會」之成立，除了負起領風氣之先的責任之外，希望再接再厲，廣泛地去實行，使馬華文壇多產生一些作家，多產生一些好作品。

文學之事，雖談何容易，但專心於斯，研習不已，勤于執筆，一定能寫出好文章。並且山川綉錯，人事紛紛，無一不可觸我靈思，掀我感情，以之入文，不難成爲一篇文質並茂的好作品。不朽之著述，享盛名之作家，都是從不斷之寫作中達致的。希望大家從今日起開始心摹手追，沉潛練習，並祝「吡叻文藝研究會」前途無量。

霹靂文藝研究會經過一段短時期的醞釀，終於順利的由一班愛好文藝的青年朋友們組織起來了。今後，將見其日益擴大，如朝日般東昇，從「研究」進而發展到「推動」整個文藝工作。

據我所知，吡叻文藝研究會的成員有中學生，大學先修班學生，大學生，教師及一般愛好文藝的青年男女。他們謙恭有禮，熱誠向學，進行學習工作。經常舉行研討會或講座，以劍橋考試及高級文憑考試中的中國文學為主題作為深度的研究。一方面，加深與考學生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幫助他們考試的準備工作，而一般學員方面來說，中國文學成了廣泛研究的對象。除了這點，他們會成功的舉辦過中學生華語演講比賽，以及正在主辦着的「華文文藝小說創作比賽」。

這是一點成就，或許看起來，有些人會以為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從現社會看來，許多青年思想受到腐蝕，趨向頹廢，狂妄的風氣中，而健康的文娛活動也趨向低潮的時候，這一班青年朋友們却靜默默做他們的功夫——從學習中充實自己。進而負擔整個社會的文藝運動。這是低潮中尚存的一線希望，一股新的力量。力量雖微，却是發軔的動力。

我們這裏，文藝工作的寂寥。會引起人們喟然太息。說我們這裏是「沙漠」。其實，我們這裏未必就是沙漠——而且是一塊沃土。只要從事文藝工作的人士聯合起大家的力量來共同耕耘，這片肥沃的土地，將來自然有果實纍纍的收穫。

形象·真實

• 思 蜀 •

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如果能樹立起人物形象，那便算是成功了；而形象具有典型性，那是很成功的了。

形象的樹立，在文章中，主要是通過細節的描寫去體現。小說中的細節描寫，是人物，故事的真實性的反映；這就是說，人物形象是在「真實」的基礎上塑造出來的。

在某些小說中，我們雖也看到了「形象」，但感到那「形象」虛具其表，不真實，那麼，我們一定首先是覺得文章中某些「細節描寫」不真實。

但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是以藝術手段反映現實生活的，有它的概括性，有所謂「藝術加工」。因此，其所反映的真實，不可能與客觀現實一模一樣。

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重於在以下兩方面用功：一是美化；一是醜化。特別在較長篇的小說作品裏，我們通常可以看到「正面人物」和「反面角色」他們之間互相關連，穿插着發展故事。而故事裏的人物都有明確的反映，美化和醜化的功夫是需要的。

可是，美化醜化，都只是「藝術的加工」，美醜是由人物本身體現的，其真實性必需有客觀存在的根據。我們看某些小說，故事曲折離奇，而有時覺得其中情節「不可能是這樣子的」，這就是由於我們不能在客觀現實中找到依據。

一些作家喜歡發掘「偶然」，藉偶然發生的事件將故事複雜化和增強對讀者的吸引力，這未嘗不算「是藝術手段之一。這樣說，當然不會是像描寫一對戀人在月夜的葡萄架下幽會，而其中的一位忽然「中風」死去，演成愛情的悲劇那樣簡單——而是指我們的作家能在必然性中把握偶然。

當然，生活中有許多偶然的事情，未必帶有必然的因素，但它沒有「代表性」，是可以肯定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強調偶然被包含在必然之中，正是由文學集中、概括地反映現實生活所決定的。生活的真實，是在文學創作過程中同時重視的，沒有這兩種真實，就不可能樹立起成功的人物形象來。

「創新」與「莫名其妙」

· 黎兆文 ·

一般說來，創新是好的，但是故意標新立異或虛張聲勢，却恐怕是沒有這個必要。須知要在文學上創新，並不是說到便能做得到這麼簡單。首先我們必須將文學的意義弄清楚才行。

如果連文學的意義是什麼也沒有一點概念，那還談什麼從事文藝工作和文學創作？文學與社會羣衆的關係，也應該有個認識。斷不能以為「與前不同」便是創新，其他的客觀條件一概不理；更不能自以為認識了幾個字，將香詞艷句堆砌起來，便成其為一首創新的「新詩」或一篇創新的散文。事實上是並不這麼簡單的，否則，詩人或散文作家都要同聲一哭了。

跟着別人的尾巴走路也是要不得的一種風氣。作為一個作家或文藝工作者，最可貴的是有獨立的思想能力和品賞能力，要不然一切都談不上。如果聽見人家說「打倒五四運動，創立自己的文學」，便也跟着同樣喊起來，而其實連五四運動是什麼也不懂，人家的作品的優劣更談不上認識，這種盲喊口號的

作風，只是膚淺得令人發笑而已。要創新文學，並不是單叫「打倒什麼」或「推翻什麼」的便能辦到，主要的還是如何先學習人家的優點，去蕪存精，然後滲入自己的創見，再加以發揮光揚，獨創另一新風格新文體，成爲自己這個時代的文學，這才是創新。

在我的意識裡，一個作者的作品，必須要看得順眼，讀得順口，不然，引不起讀者的共鳴，縱使絞盡腦汁也是徒然。但是，事實儘管如此，我們雖是說了又說，在近來的文壇上，不少的「現代派青年作者」似乎依然執迷不悟，這真是沒法的事。

還有一層，也許是我的欣賞力低，我總以爲那些「現代派」的作品缺乏了文學的要素之一——感情。譬如什麼「夜之神的傲慢，撕碎了初昇的一輪旭日」，簡直是莫名其妙。看見人家「擊斃太陽神的女婿」，他也來「追求孔夫子的愛人」，而結果都掛上了「詩人」的桂冠，這更是莫名其妙的莫名其妙。

李後主的詞，陶淵明的詩之所以受人愛戴，並且流傳數百年仍有人爭誦，主要是因爲他們用詞遣句，淺顯易懂而又真情洋溢。白居易詩成之後，據說都誦讀予鄰家的老婆婆或稚童聽，爲的又是什麼？李白、杜甫的詩，又有那一首是難得百思不得其解的呢？但是，時間却做了他們最好的証人；好的作品是不會被時間淘汰的。然而，現代的一些青年作者却朝着相反的道路走了去，故意寫些晦澀難懂的東西來

虛張聲勢，沒有情感不說，表現些什麼，連他們也解說不出來。這又算是什麼文學？我上面說過，我是不反對創新的。但若新到莫名其妙，便真真的不妙了。讀的人不懂得你寫些什麼，寫的人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盲人瞎馬，到頭來只有掉進深坑一途，永遠也休想爬得起來。這是不必要的。我們的作品，要做到雅俗共賞的地步，寫者與讀者才能够共鳴，創作的效果才能收到。故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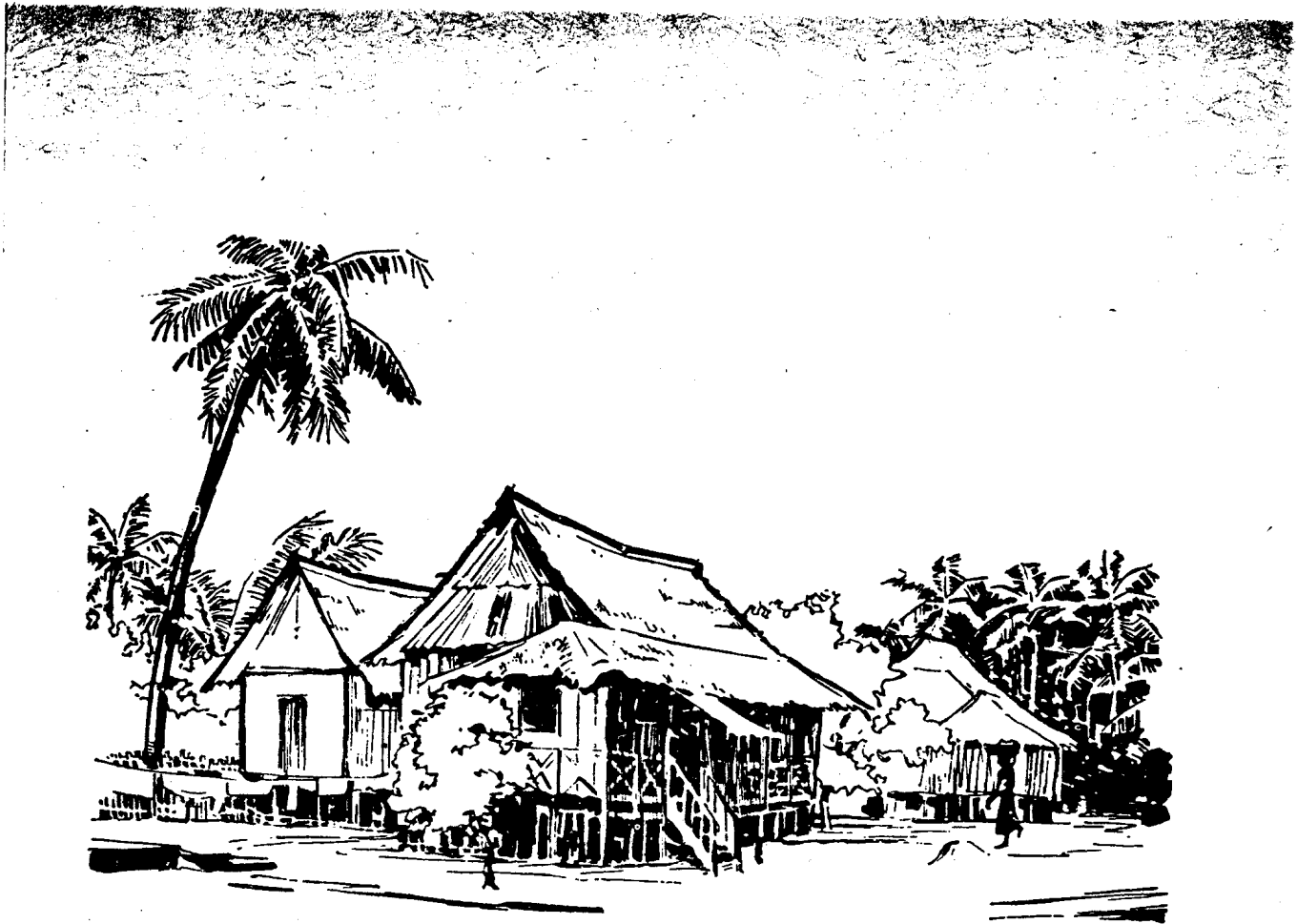
用些莫名其妙的字眼，寫些莫名其妙的東西，莫名其妙的「填」滿了幾張稿紙，便連所表現的也莫名其妙，這倒真是名符其實的莫名其妙了。

本 欄 歡 迎 投 稿

① 字數以一千字及二千字爲最適宜。

② 最好能針對文藝界的現狀，提出問題討論。

③ 請勿作人身攻擊。



指望

克里斯瑪 著

陳鴻洲 譯

上蒼對拉曼非常仁慈與寬厚，賜給他較好的生活環境，使他們一家過着和諧快樂的生活。可是，拉曼總覺得自己仍缺少甚麼似的。在物質生活上，上蒼對他非常慷慨，給予他種種享受：為此他無時不在感謝上蒼，但他也為缺少一樣東西而煩惱。他時常跟妻子談起此事：「上蒼對我們非常寬厚，法！可是事情往往是這樣的：窮人錢少兒女多，富人錢多兒女少。我們的境况還算過得去，雖然不會很有錢，孩子也不算少。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孩子都是女的。我們祈求過上蒼，也用過不少方法，但心願總是不能達到。」

莎麗法——拉曼的妻子，盤膝坐在門邊，面對着坐在寫字檯的丈夫，嘆息說道：「女孩子也是自己生的。上蒼要給我們女孩子，除了感謝上蒼以外，還有甚麼辦法可想呢？有了女孩子也不壞呀，我們可以早日抱孫子呢！」

「上蒼的仁慈，我無時不在感激。當第一個愛情結晶品出世時，我們曾經大大的慶祝一番。我還祈求上蒼賜她平安。你忘了嗎？孩子出世後一個禮拜，上司因看

重我而提拔我担任高職。」
莎麗法一聲輕嘆——是寬慰的嘆息，臉上現出歡愉的神情。丈夫一句話，使她想起過去那一段的幸福日子來。

「第二個女孩子出世的時候，我們也很幸福。我獲得加薪，孩子出世後一個月，我又領到一筆補貼金。當時，為迎接她的誕生，我們也慶祝一番，熱鬧的情況也不輸給她的姐姐呢。」拉曼停一會又說：「她生得跟你一模一樣，我曾經為此感到高興。大的像我，第二的像你，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當時我在想：我們的晚年會過得很幸福的；女兒大了，她們會幫你做廚房的工作，也會為我捶捶老骨頭呢。」

莎麗法微笑地看着丈夫的話，點點頭，眉宇間露出欣喜的神色，彷彿幸福的晚境就在眼前似的，靠着女兒的供養，他倆歡度幸福安樂的晚年。

「可是，當興都出世以後，」拉曼繼續說下去，聲音裡帶有傷感的成分，「我開始感到不安了，雖然我還是感謝上蒼，但心裡不得不這樣想：女兒太多也不是辦法。試想想看：三個女孩子，將來要嫁，開銷多麼大呀！老來還得依靠女婿過活。有個孝順的女婿還不打緊，萬一女婿不中用要怎麼辦呢？可是，誰知後來又生下第四個女兒邁孟。你大概還記得吧，當你懷孕邁孟的時候，我會經找過不少巫師，也做過不少次的祈禱；你要吃的藥根，我也為你找來；為了孝敬哈比神，你也煮過不少次黃薑飯。我們這樣做法，還不是爲了想生個男孩子。可是，老天爺仍不允許我們

有個男孩子；也許你是命中註是不會有男孩子的。」
拉曼搖頭嘆氣，莎麗法也跟着搖頭；剛才的歡愉神情已爲丈夫的唏噓所帶走。可是，莎麗法並不感到灰心，她仍相信自己有辦法生個男孩子。她不是有很多兄弟嗎？姐妹只有三個吧了。何況她才結婚六年，只生下四個孩子。她還很年輕，今年才二十三歲。

「照我的推測，這一胎可能是男的！」莎麗法勉強露出笑容，大胆地說，「你看我的肚子，才只有四個月就這麼大了，而且又很沈重，不像過去那幾胎。你過去懷孕的時候，肚子圓圓的；可是現在不同了，你看！橢圓形的，是不是？孩子是在肚子的下半部，晚上他要是亂動起來，很頑皮的，真像個男孩子。如果你不相信，等他再動的時候你摸摸看。還有一點，我的臉色很蒼白，蒂瑪嬌說，這是生男的表徵！」
莎麗法摸摸自己的肚皮，拉曼的視線跟隨着妻的手移動。的確如妻所說，她的肚子相當大，而且是橢圓形的，不是圓形。

「法！你的話也許對。如果生下一個男孩子，我們要大大的慶祝一番。」拉曼滿懷希望的說。

「真的嗎？我會日夜祈禱爲你生下一個男孩子！」聽到丈夫所許下的諾言，莎麗法高興的展開笑容。不久，莎麗法會生男孩子的消息傳到了鄰居們的耳朵裡，鄰居們提供了許多有關生男孩子種種徵兆的意見，更增加她對生男孩子的信心。蒂瑪嬌介紹她跟住在柚子園的爪哇人買一個護身符，吩咐他睡覺的時候把護身符藏在枕頭底下，每星期五用「甘文煙」來

薰它。

莎麗法用她自己儲蓄的十塊錢向爪哇人買來一個護身符，並照着蒂瑪嬌的吩咐做去。莎麗法是很渴望生個男兒子的，因為她知道丈夫比她更熱切地希望生個男孩子。她聽別人說過，妻子要是不會生育男孩子，丈夫可以另外娶妾的。這就更增加了她的煩惱。

記得上星期丈夫還跟她談起拉惹末希的妻子不會生育男兒的事，過去，在學校裡她是看過拉惹末希妻子的照片的，人長得很漂亮。她想：這樣美麗的女人也被她的丈夫遺棄，實在可惜。這些話雖然是丈夫說着玩的，可是由於數日來丈夫不斷的談起他的心願，所以不得不引起她的懷疑。本來，莎麗法不大關心丈夫所說的話，她私心在想：丈夫不會像拉惹末希那樣隨意離棄她的，可是有甚麼理由可以保證他永遠不會這樣做呢？她永遠不會生男孩子的話又將怎麼辦呢？在少女時代，她讀過可蘭經，宗教師說過，丈夫有控制妻子的權力。莎麗法想起這些事，不覺搖頭嘆氣，憂心忡忡。唉！爲甚麼母親和姐姐不告訴她一些生育男兒的祕密和經驗呢？

莎麗法深深地感到憂慮，如果她真的不能滿足丈夫的願望，她就要受到命運的播弄。她想：婦女是最苦命的。結婚以來，她遭遇到種種的困難。過去在學校裡所學到的，諸如要忠於丈夫，要愛護兒女，要天天祈禱，要孝順父母，這樣那樣，樣樣都做到了，可是她的心願仍未能達到。她的前途實在可慮，丈夫可能離棄她，或者來一個金屋藏嬌。

想起新婚的第一夜，心裡仍存有餘悸。母親和姐姐曾經提醒她說：「新婚的夜晚，不要拒絕丈夫的任何要求；第二天早上，如果他給你錢，你接受好了。」其實，那晚的情形比母親和姐姐說的還要緊張與刺激。她三次從房裡跑出來，三次都被母親推進房裡去。她整夜都不能入睡，怕得手脚都會發抖。她雖用種種方法拒絕丈夫的進攻，但最後防線仍被丈夫突破了。第二天姐姐開玩笑地問：「新娘子呀！昨夜有跟丈夫好嗎？算了，越早妥協越好，還有錢拿呢！」她羞於開口，呆呆的由她們作弄。後來她才明白，做新娘子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以後的日子，她真的肯跟丈夫合作了；她不再怕丈夫，反而乖乖聽從丈夫的擺佈。那裡曉得，跟丈夫妥協的結果却使她很快的懷孕了。不久就生下第一個女兒。這些往事，歷歷如在眼前，想起來有時還覺得可怕。

莎麗法又想起少年時代的往事來，記得有一次，她看到爸爸所養的那隻暹羅公雞追逐一隻母雞，她用掃帚去追打公雞；母親看到了罵她道：「你追打公雞的話，母雞就不會下蛋了。」

這些都是以前發生的事，想起來也覺得好笑。這樣的事情，時日一久也不覺得害怕和奇怪了。母親說的「夫妻生活是幸福的」原來是如此。莎麗法心裡想：新婚的第一夜，做妻子的如果能出自自願，就會更心安理得；但拉曼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新婚那一夜晚對男人來說是够刺激的；拉曼說：「如果不這樣，新婚又有甚麼意義呢？」拉曼看不慣現代少女的作

風，他常這樣批評說：「尙未結婚就懂得溫存，那裡有像你過去這樣規矩的。」莎麗法心裡反對丈夫的意見，她認爲少女在結婚之前最好能懂得一些有關性教育的知識，在心理上有個準備，才不致於關在小房間內面對着一個陌生的男人時而感到手忙腳亂。莎麗法希望她的女兒們不要像她過去那樣的愚笨。

想起女人的種種遭遇，莎麗法又是輕嘆一聲。經過新婚的第一個難關，接下來又經過生孩子的難關。生第一個女兒時雖然很痛苦，但盡管痛苦，也得面對它。過去，她聽人家說，女人的責任是生孩子，男人的責任是賺錢來養活妻兒。生育孩子有母親和姐姐做她的顧問，不必她去操心。所以長久以來，她只知道生育孩子和滿足丈夫的夜生活。可是現在多了一項任務，她要爲丈夫生下一個男兒子。

所以，這一次有了身孕之後，莎麗法不時向人請教生育男兒的秘訣。這些都是她過去所沒有想到的事。數個月以後，她生產了；又是一個女的。

莎麗法整整哭了兩日夜，以致健康成問題，乳汁流不出來，嬰兒得用其他的乳汁來餵哺。母親以爲她是生孩子感到痛苦而哭泣的，就勸慰她說：

「法！看你這個樣子，倒像是沒有生過孩子似的。生女兒要比生男兒容易，不會怎樣痛苦的。」

拉曼的態度也不像過去那樣親熱了，他進房來看孩子的次數是可以算得出來的。爲孩子命名的事，他也懶得去處理，只由他的長輩去決定。所取的名字又是極平常的，不像拉曼姐妹們所用的名字那樣好聽。

更使莎麗法傷心的事還在後頭呢。一天晚上，他聽到丈夫跟幾個朋友在外面談起他沒有男孩子的時候。

「何必難過呢，再娶一個不就行了嗎？回教准許我們娶四個老婆的。」一個說。

莎麗法聽到他們在辯論多妻的好壞問題，辯論的結果，似乎是優點多於缺點。

拉曼進房來取香煙的時候，莎麗法眼裡還含着眼淚。她趁這個機會，對丈夫這麼說：「上蒼會允許我們有一個男孩子的，等看吧，總有一天你的願望是會達到的。」

妻子的語聲多麼淒涼，但拉曼毫不察覺，反而厲聲說道：「我對女孩子已感到厭倦了！」說畢就離開房間。

莎麗法心裡充滿矛盾，又是煩惱又是悲哀。孩子的健康被忽略了，以致才生下四個月，孩子就夭折了。

失去孩子的痛苦還沒有復原，莎麗法懷孕的喜訊又傳出去了。眼看着肚子一天一天脹大起來，莎麗法的心情開始緊張和不安了。當丈夫再次問她：「法！你又懷孕了？」時，意味着她又負起「實現丈夫願望」的責任了。

莎麗法又去請教蒂瑪嬌，把過去買來的護身符拿出來薰。當拉曼再提起他的心願時，莎麗法已不似過去那樣煩惱了；因爲她現在所做的一切可使她相信這一胎一定是男的。她的肚子又是橢圓形的，臉色比過去更蒼白。「你的孩子在肚子的下部。」當蒂瑪嬌這樣告訴她時，她把蒂瑪嬌的話轉告丈夫。丈夫說：

「如果是男的，我們做黃薑飯。」

鄰居們知道莎麗法正爲生孩子的事而煩惱，就只好言勸慰她。「但願這一胎是男的！」一個說。「不要忘了給我們吃黃薑飯！」又一個這麼說。但也有一些人不相信莎麗法會生男孩子，有一個這樣開玩笑地說：「法！如果第一胎的時候接生婦把妳的生殖腸的位置弄歪了一點，你就不會生男的！」莎麗法聽到這樣的話，就更加煩惱，茶飯不思，身體也漸漸的消瘦了。臨盆的前夕，莎麗法更加苦悶，以致孩子生下的一霎那，她幾乎暈過去了。

拉曼當時也在家裡，妻子的呻吟聲和鄰居們手忙脚亂的情形，都不能引起拉曼的興趣。妻姨也在幫忙着，拉曼緊張的拉着妻姨的手問：「姐姐！男的還是女的？」他從門帘縫中探頭進去，但看不到什麼，只看到甘文煙的煙霧在嫵嫵地上升，以及蒂瑪嬌的背部。驀地，妻子一聲尖叫，緊接着有人在走動和談話的聲音；拉曼屏息靜聽。只一瞬間，嬰孩的叫聲響起來了；拉曼的心跳動得更厲害。

「啊！多可愛的孩子，紅紅的有如小老鼠。」是接生婦的聲音。

「啊！平安！」妻姨說。拉曼真想衝進房裡看個究竟。

「噢？又是女的！」接生婦說。

「女的！女的！」其他的婦女附和着說。

拉曼匆匆地走出去；接生婦喊道：「曼！你要去那裡？還不快來給孩子取個名字。」聲音模糊的傳入

他的耳朵。

第六個孩子還沒有斷奶，又聽到莎麗法懷孕的消息了。莎麗法的心情仍如過去一樣緊張，母親怎樣勸慰她都不聽。

「如果註定是女兒命，到死也是不會生男的！」母親看到她時常去找巫師，就這樣責罵她。

孩子生下來了，這一胎又是女的。

不久，從鄰居口中傳出了拉曼在柏脫地方納妾的消息。莎麗法一點都不感到驚奇，說：「過去我已經想到了他會這樣做！」莎麗法也不感到傷心和妒忌，她的心情反而開朗了，彷彿自現在起她已卸下肩上的重任，由拉曼的小妾接替了。雖然她現在又懷孕，是男是女她已不感興趣了。即使丈夫很少回家，莎麗法也不憂愁和煩惱。她告訴蒂瑪嬌說：「由他去吧！阿嬌！但願他的小妾能爲他生下一個男孩子來。」

莎麗法也不去找巫師和護身符，或者是求神問卜了。總之，生男也好，生女也好，她已把命運交給上蒼決定。母親常勸她打扮，多吃一點補藥；但莎麗法的想法跟一般婦女相同，她不會主動的去討好丈夫，而是等待丈夫對她的同情和憐憫；她說：「如果丈夫討厭你，怎樣打扮也是沒有用的。」

莎麗法和丈夫的小妾同時懷孕。這個消息是由丈夫傳給莎麗法知道的。有一天丈夫很傷心的告訴她：「小的生下一個女孩子！」莎麗法同樣傷心地說：「也許第二胎會是男的，她才第一次生產呢！」拉曼仍然相信，小妾會爲他生下一個男孩子。

他時常睡在小妾的家裡。

因為他太信任小妾的能力，認為只有小妾才能够實現他的願望，所以當莎麗法生下一個男孩子時，他完全不知道會有這麼一回事。生產後兩天，他才接獲消息。

「爲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拉曼責備他的女兒做事糊塗，但心裡有說不出的高興。

莎麗法也爲此感到慶幸，她已實現了丈夫的願望，她感到驕傲和寬心。想起過去所受的痛苦，現在居然有了收穫，不覺流出快樂的眼淚來。

自從莎麗法生下男孩子以後，拉曼很少到小妾家裡去過夜了。孩子生下的一個月裡，拉曼從來沒有上過小妾的家門一步。莎麗法問他爲什麼不到小妾的家裡去睡，拉曼說：「沒關係的！我照舊有給他錢用。」

他爲男孩子取個名字——瓦喜，含有「第一」的意義在內。爲孩子命名的那天，拉曼大開宴席，舉行禱告會，又去答謝神明，在回教堂裡施濟貧苦的老百姓。

他很重視孩子的護理問題，特地請來一位爪哇人做保姆，每星期請一次醫生來檢查孩子的健康狀態；醫生所指示的養育孩子之法，他都一一照做。拉曼親身爲孩子調配奶粉以及決定孩子吃奶的時間。

瓦喜一天一天的長大，六個月大的時候，已會辨認父親了；逗他一下，他就發笑起來。拉曼時常說，孩子的個性很像他。每天醒來，他就逗着孩子玩；孩子還不懂得爬行，他已經買了許多玩具給孩子玩；也

買一輛手推車，準備在下午的時間裡推着孩子去玩。

可是，瓦喜開始學爬的時候，忽然生起病來了。起初只是一點點的嘔吐，後來就加重了。拉曼心裡非常焦急，西醫和巫醫都請來了，一天裡面有兩個醫生來輪流看病。他又向上司請一個禮拜的假，以便親身照顧孩子。可是，用盡了種種方法，仍無法把孩子的病醫治好。孩子的糞便開始變青了，第五天就此一命嗚呼。

整整兩天，拉曼都是以眼淚洗臉。一個星期以來，拉曼不會吃過一粒飯。如果只是這樣的話，鄰居還不會把拉曼當爲談話的資料；可是，由於他近來的態度完全改變了，鄰居才把他當爲談話的資料。有人說，拉曼是中到小妾的貢頭——因爲在一個月前他已跟小妾離婚了。也有人說，這是應驗了他以前的大老婆所立下的毒誓。總之，鄰居們相信，他一定中了其中一個妻子的貢頭，才會變得如此傻癡的。

有時，拉曼跟別人談話的時候，會用手摸摸自己的肚皮，傻笑着說：「你看！我的肚子是橢圓形的，一定會生男孩子，知道嗎？」有時，他會趁人不備，拉着別人的手來摸他那坦平的肚子。

請閱訂本刊
請介紹本刊

敬悼振中先生

■ 黃潤岳 ■

——龍引十四年代跋

心田中開出的花
沒有顏色
卻是出奇的美
沒有芬芳
卻是出奇的香
果實結在別人的園子裡
綿綿不絕

不言的語言
倒刻入靈魂深處
死與生
連一綫的界限也沒有
聲光色
若隱卻顯
若顯卻隱
淚
淨化了憂傷

誰也擦不住它
別與天比高了
別與海去比深
別用那短淺的尺
去衡量宇宙
別浪費心思
去妄想胡爲
偉大就是偉大
推不倒的
沖不掉的
也是不可磨滅的
遺留下
竟是完整無缺
仰止 行止
心嚮往之
心嚮往之

逃

■ 阿文 ■



「唯一的辦法是去找他的妍頭，你會做嗎？」

「我身邊沒有錢。我會設法把今晚的錢全交給你。你會做嗎？」

「你雖然不是爲我來，但我是你的親姐姐呀！」

「……………」

哭。她抽噎的小聲的哭，哭得很傷心。這是九號房。房間很小。房租每天十元，她知道房內的佈置——可以不說佈置。因爲這只是旅館。旅館就是這麼一種樣子的佈置：一張檯，一張牀。牀上鋪着白色的床單。還有甚麼其他顏色，不知道。這上面，每天至少有十個陌生人的身軀在上面輾過、滾過、扭轉過，從下午兩點鐘到深夜十二時，十二時幾分，沒有人知道。

而她，就成了這張牀的一部分。每天吃飽飯——可以說不是飯。因爲甚麼都有，只是不好吃，一點味道也沒有，就像她的工作一樣，一絲不掛，揉抱，假意的，因爲一點味道都沒有。

有時，她簡直在想像自己就是棉花一樣的墊褥，讓每個房客來睡。房客，可以說不是房客。陌生人，房客和陌生人，有甚麼不同？是小孩子，小孩子，她在抱着小孩子。不，小孩子是揉在牀褥上；小孩子吻的是墊褥。小孩子很多口水，滴在墊褥上，滴在白色布單上，不，滴在她身上，她血液裏，因爲她是牀的一部份，重要的一部份。不，他很渴（小孩子），他好像在做惡夢，他有垂死的掙扎，噢，一陣痙攣，撒尿，小孩子撒尿，撒在她身上，她承受了。於是，她柔軟得像棉花，像棉花，像柔軟的藏在墊褥裏的海棉。然後，一切過去了。只留下小孩子的身軀輾過的不平。白床單皺皺的，很不平滑。她知道白床單每天有人領去洗過，熨過，熨的很平，很滑，但那「皺皺」的感覺留在她的心坎裏，她的感受裏，沒有改變。

有時，她感到自己很偉大，像個智慧的母親，揉抱着，擁抱着，親吻着，翻來覆去合抱着每個來臨的無知的孩子，可憐的孩子。雖然，大半的日子她並不需要太慈祥，但到來的，不分年歲等級的孩子們並不需要太慈祥。他們是上帝造成的，上帝造就他們，同時開又賦予他們有牀褥的需要。牀褥有甚麼需要？就像吃飯沒有味道一樣，抱着她，抱着他，於是，好像甚麼都

過去了。孩子滿足了，滿意了掉頭走了，好像屋外的甚麼遊戲正在等他來參加，又好像遲一步便會受到他同伴的拒絕。

有時，她莫名其妙地對自己笑。她在想着小孩子的撒尿，撒尿前的死亡的掙扎。她在算着、算着次數！一百次，一千次……然後數着日子：十天，一百天……都是整數嗎？不，她不知道，她不願意多想這些。她只願意想着她的偉大。今天有多小個孩子來過了？滿足了？去了？像吃飯一樣？於是，她開始慢慢地從開始數起，用手指屈起來做記號：一個、兩個……十個、十一個、一打……十六個……她莫名其妙的笑了。她莫名其妙地在誇耀自己是多麼柔軟呀！柔軟纔能承受一切，容忍一切，征服一切。她莫名其妙的笑了。

又到夜幕低垂的時候了。她像往常一樣沒有甚麼不同，像吃飯一樣，但有不同！孩子來了，不求她在被褥上打架，擁抱。不，她的直覺告訴她，那進來的不是她的孩子，也不像她的孩子。她一聽見他遠遠的呼吸聲，便不像是她的孩子，雖然他進來的時候，房間像往常一樣黯黯的，白布鋪在牀上也是黑的。她的肉體仍舊同白布單墊褥一起作伴，平鋪在四隻腳和幾塊木板構成的牀上，一絲不掛，但一切都是黑的，除了兩對發亮的眼睛。

她發覺進來的他，一直站在桌邊靠着不動，一雙眼睛在上上下下的打量她——倒臥着，一絲不掛的她。她不出聲。他不出聲。不知道誰先誰不出聲，總

之，黑黯的房間沒有一絲兒聲息。

一分鐘、兩分鐘……他似乎在開始摸索。沒有，甚麼也沒有，一絲兒東西也沒有。

他走近牀沿，把白床單刺着的兩半邊伏捲在她身上。她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電燈亮了。是他幹的。他不出聲。

她驚訝，羞漸，再不像吃飯一樣沒有味道。

她開始一遍遍道出她的經過。但他不響。

她向他一次又一次提供意見。但他不響。

哭。她抽噎的小聲的哭。哭得很傷心。

他不睬。他把房門鎖得緊緊。他在看自己乾癟的雙手。他不時看着臉上的鐘錶。一秒一秒……

他進房間的時間過去了。有人在敲門。

鎖開掉，虛掩着。他把衣服找來給她穿。把燈關上。把門

很久很久，有人敲門，接着自動推開門。

電燈被扭亮了。她怔怔地望着乾瘦的他和進來的

他。

有很久很久的感覺。

「你給我出去！」進來的他高聲喝道：「人家要做生意，知道嗎？」

「你知道就好。」他望着門外幾個驃形大漢，拉長口音說：「出去就出去。」

「弟弟！」她無助地喊着想奔出門去，但被阻止。

被喊做「弟弟」的，只見回身，閃電般的掌落在

吶喝者的頭上，立時被擊倒地上。

他拉着姐姐的手，痛苦的離開無風旅店。



論賈蓉

■ ■ 依藤

提起賈蓉，立刻使我想到了鳳姐。大胆地說，紅樓夢裡的賈蓉，只是為鳳姐而存在的。這話似乎有點荒唐，却有事實根據。

以前有一本中學華文課本，選了一段紅樓夢文章，題目是「劉姥姥」，內容却完全描寫鳳姐與賈蓉的事情。我不知那位編輯先生為什麼偏偏要選這一段文章，因為內容所述，無非描寫鳳姐與賈蓉之間的私情，作者利用他一支傳神之筆，讓我們一看就知道此兩人一定有某種程度的曖昧關係，技巧雖高明，作為中學生的華文教材却不甚適宜！難道我們鼓勵青年男女學生去欣賞偷情的精彩鏡頭嗎？

但放開這一層關係，那麼這一段文章於了解賈蓉之為人，以及賈府中昏天黑地的生活，倒是非常有益的。現在且試摘錄一段原文如下：

……只聽得一路靴子腳響，進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姥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沒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姪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姪子們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兒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上下半跪道：「姪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姪子只當可憐姪兒吧。」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才罷。」賈蓉笑道：「那裡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研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橫門鑰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

着便起身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復轉來，垂手待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

任誰讀了這段文章一定覺得奇怪：因為鳳姐是賈蓉的孀娘，賈蓉是鳳姐的姪子，輩份相差了一輩；鳳姐既是長輩，她對待賈蓉的態度應該莊重一點，而賈蓉是鳳姐的晚輩，似乎說話之間也不應該嬉皮笑臉，毫無顧忌；尤其是彼此乃屬年輕男女。賈府有些人物，雖有長幼之分，年齡相差都不大；如秦氏與寶玉，一個祇十六七歲，一個倒有十三四歲，雖輩份不同，年齡太近了，便有「賈寶玉初試雲雨情」一回事。賈蓉與鳳姐的年齡亦相彷彿，一個二十歲，一個十八九，曹雪芹雖正面不會寫他們什麼，但從賈蓉的「嘻嘻的笑着」，鳳姐的幾次「笑道」，讀者自能心照不宣。更妙的是賈蓉已經走出去了，鳳姐忽又叫他回來，既回來又「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這些含蓄的描寫，都不難使我們了解鳳姐與賈蓉兩人，發展到了一種什麼關係。

為進一步證明這一點，我們還不妨參閱第十四回「王熙鳳毒設相思局，賈天祥正照風月鑑」；此因為賈瑞垂涎鳳姐之美，有意勾搭，鳳姐又如何設計陷害。論賈瑞為人，固死不足惜，但幫助鳳姐的一些蝦兵蟹將，赫然竟有賈蓉其人。試問賈蓉是鳳姐姪子，又屬晚輩，鳳姐毒設相思局，此何事也，而竟由賈蓉執行？讀者只消親自看一看第十一回中所寫，就可知道如果鳳姐與賈蓉沒有極親密的關係，那裡會這樣容易受其使揮？

論証第二個就是賈蓉的妻子秦氏死了，我們並沒有看到賈蓉流過一滴眼淚，或哭過一聲。他似乎並不因秦氏之死而特別悲哀。反之，哭得和淚人一樣的倒是他的父親賈珍。這成什麼話呢？唯一的解釋是：可能賈蓉已知賈珍與秦氏之間的曖昧，所以既然妻子不忠於我，我又何必為她悲傷？另一個解釋處：賈蓉既與鳳姐另有一手，則他失之於秦氏者，正可在鳳姐身上取得補償。父子兩人各有心事，而賈蓉與鳳姐的不尋常關係，更得到了有力的証據。

賈府的集團乃集腐敗、荒淫、貪污之大成，不管表面上維護禮教，儼然詩禮家風，骨子裡乖違人倫的地方，多得沒法計算。賈蓉是一個紈袴子弟，父親賈珍又是一個混賬傢伙，風氣使然，你要叫他潔身自愛，出於污泥而不染，何殊緣木求魚？——所以在後來賈璉娶尤二姐的時候，賈蓉再一次扮演了一個特殊角色。

我們已說過：賈蓉之出現，純為鳳姐而設。賈璉是賈蓉的叔父，又是鳳姐的丈夫，而鳳姐之善妒，又是榮國府中出名的。在這種種牽制下，賈蓉居然會替賈璉畫策，叫他偷娶尤二姐，並且慫恿賈璉在外金屋藏嬌，這是什麼用心呢？推想起來，賈蓉是否想使「調虎離山」計，讓賈璉專心在外，然後他才可以肆無忌憚地接近鳳

姐？這雖是我的揣測之詞，却很有道理。因為在賈璉一方面，他不滿意鳳姐，情見乎詞，巴不得另找溫柔鄉。至於他不知道自己的妻子與自己的姪兒有曖昧，像賈府這種家庭，卻又顯得不大重要了。

但賈蓉却忘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此即鳳姐對賈璉偷娶尤二姐，是否會置之不問。紅樓夢說賈璉是色令智昏，我看賈蓉之昏，更甚於賈璉。因為鳳姐之待賈蓉，簡直可拿「推心置腹」四字來形容；如今賈蓉竟然出主意叫賈璉偷娶尤二姐，以鳳姐之兇悍善妒，那是萬萬不能忍受的。鳳姐尤其不能忍受賈蓉的「背主」求榮，請看下列一段說明：

……鳳姐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有聲，說：「嬌子別動氣，仔細手，讓我自己打，嬌子別生氣。」說着，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着自己說：「以後可還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了？以後還單應又說的話，不聽嬌娘的話了？嬌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沒天理沒良心的！」……鳳姐見了賈蓉這般，

這裡早軟了，只是疑着家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

這段文章又是寫得十分奇怪，以鳳姐嬌娘之尊，如果賈蓉做了對不起她的事，儘可罵可打，但像「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這種話，出於鳳姐之口，真有點使人摸不着頭腦；倒不知道這所謂「沒良心的種子」是指的什麼？賈蓉什麼地方對鳳姐沒良心了？到底鳳姐給了賈蓉什麼「好處」才使她如此口不擇言？而另一句「心裡早已軟了」也真是非常奧妙的。賈雪芹的高明處就在緊要關頭而能出以含蓄之筆，我們在秦可卿之死一章裡已領教過，現在又再一次欣賞到，實在不禁擊節三嘆。怪不得賈蓉經鳳姐一罵，要「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大概終於「良心」發現了吧。因為無論如何，以鳳姐的身份、才華、容貌，而不惜降格相就，對於賈蓉來說，已經不是「受寵若驚」一句話可以形容的了，怎麼反可做出對她不起的事呢？但從此以後，賈蓉在紅樓夢中似乎已褪了色。他本來祇是鳳姐的陪襯，目的在暴露封建家庭裡的黑幕，當他失去了陪襯作用時，他的重要性也馬上降低了。他的妻子秦可卿之死那麼風光，而當他續絃時却簡直沒了交代；無他，只要鳳姐不牽涉內，賈蓉就根本無從施其技倆。賈府中多的是俗物，像賈蓉雖「面目清秀，身材夭矯」究掩蔽不了他內心的庸俗，這種人物，自然不能在紅樓夢裡佔有地位了。

至於賈蓉下場如何，我想已不關重要，雖然高鶚讀作的後四十回寫賈府抄家，賈蓉與其父賈珍同時被捕，而又因「年幼無干，省釋」，省釋以後的賈蓉，早已起不了作用。何況自從鳳姐「哭向金陵事更哀」後，賈蓉即使要做花花公子，也失了依傍。可惜高鶚有意要使賈府「蘭桂齊花，家道復初」，因此俗物如賈蓉，似乎尚頗有故態復萌的可能。照賈雪芹意思，這些紅樓夢裡的渣滓乾脆一籠腦兒淘汰盡淨算了，何必留在世上活丟人？



消逝的音容

■ 顏宏高 ■

—— 焚給祖父

那些流去的時間還能叫它再流返嗎？那消逝的音容還能夠叫他再復活嗎？

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
望着您掛在牆壁上的遺照，呵，祖父，我的眼淚，我的眼淚就要掉了出來，然而，畢竟我還是忍住了。我始終沒有讓淚水滴下來，雖然我知道那是非常難受的，哭在心裏。

此刻，父母親正在忙着爲您做忌日，而我，我獨自憑欄凝望遠山，想您，想昔日的您。
想起了您，呵，祖父，便憶起了小時候。回想您如何的疼我，在我小時候，讓我騎在您的肩膀上，然後帶我到那間熟悉的店舖，買糖果給我吃……然而，現在這些都已經離我很遙遠很遙遠了，想起來更覺得無限惆悵無限黯然！

祖父，您是去得太早了。
四十多歲，還未走完人生的道路的一半呢，然而您到底還是去了。
這是不是命中所註定的呢？有誰能爲我詮釋，告訴我，命運是不是操握我們的生命的魔鬼？而我，我從來就不相信命運！

若您還在的話，祖父，您當我看見您所疼愛的孫兒，如今比您還要高大了。也許，當您看見後，會感到無比的欣慰，但是，您是去了，永遠的，從此，再也不能撫着我的頭髮說：「乖孫！」
而我，從此難見您的慈容，唯有着您微笑的遺照去回憶，去喚回那些失落的，彷彿離我很遠的……

已經有三年沒有回到故里去了，也不會再到您的墳墓前去祭弔。
如今，您寂寞的墳墓上是否長滿了萋萋青草？是否有人去爲您清除？
猶記得我最後一次去看您的情形，那是四或五年前，我僕僕風塵地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您。
那條到墳場的小徑好難走，好荒涼呵！
來到墳場裏，舉目一望，到處都是墳墓，就不知道您到底是住在那一座？
找了整半小時，才在一座石碑上發現您的名字，我默默地跪在您面前，呵，祖父，您有看見嗎？……
要去的終會去，誰也無能去阻止呵！

酒醒

■ ■ 曹 嵐



酒在肚子里已化成了一灘污水，昨夜的美饌佳餚的遺味，還蕩蕩的留在齒縫中。

黃鳳英掙開眼看窗外的曙色，天已經亮了，但她的老師陳拱式還在夢中，她沒有推醒他，輕輕地將她那雪白的玉腿從他夾着的腿中移出來，把攔在他頭中的手也拿下。她慵倦的坐起來，回想起昨夜的瘋狂行動，實在有點近乎荒唐，那是她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接受那獸性的衝擊，那是痛苦的，歡樂的，甜蜜的，但是却令她後悔的。

她猛記事昨夜沒有回家，家人現在一定牽掛異常。她趕緊穿上衣褲，輕巧的下床，回頭看看拱式，他的睡意正濃，她想，這一位平日在課室中滿是化學方程式的化學老師，在有利可為的機會下，竟也如他人一樣，拆散了道德與尊嚴的藩籬，在她身上種下了纏綿情懷。她忽然意識到，人在沒有親密的交往時，是不能知道對方的為人的。她此刻有點懊悔昨夜不該喝了那麼多的酒，致使她迷迷糊糊的變成了待宰羔羊，但，事情總已過去，如今天已明亮，也該是歡叙後的別離了。

「拱式，拱式。」她伸手搖搖他：「天已經亮了。」

「哦！」他伸伸手：「天亮啦！」

「我要走了。」她問：「你昨夜對我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那當然是真的。」他一面穿衣，一面說：「我

已經徵得母親同意。你一畢業，我們就結婚。」

「可是，她會不會變卦？」

「以我在解決化學上的腦力，」他笑着說：「鳳英，你別怕，我們一夜定情，我不會遺棄你的，何況我還是一個爲人師表的教師呢？」

「我希望你不會忘記這一句話。」鳳英提起了提袋。

二

走在柏油路上，黃鳳英思潮起伏，她想，怎樣編造一個故事去隱瞞母親呢？

想了片刻，她感到釋然，這時家已到了，她推開門，母親正坐在廳中。

「媽。」她大聲地喊着。

「你回來了。」她母親歡喜地抓住她的手：「你怎麼昨夜沒有回來？到什麼地方去？你大哥昨晚找了一晚，今早一早又出去了。」

「我到美琪家過夜，她母親病了，要我陪他。」鳳英說。

「那很好！媽以爲你出了什麼事。」

「那絕不會的。」

「好了，快去吃早餐吧？」

黃鳳英儘快地吃了早餐，洗了一個冷水浴，她倦意未恢復，倒在床上，無邊際地想着昨夜難忘的時辰，想着陳拱式這一位化學老師。

今年年初，拱式從大學畢業出來，就被母校聘來担任高三甲班的化學課程。

當黃鳳英這一天看見了這一位英俊的學士走進課室時，她心裡動了動，她覺得他長得好看，口才好，風度也好，是一個好青年好教師。

從此，她時常藉故發問，非問得十分清楚不肯罷休，陳拱式看到這一個又漂亮又聰明的女學生有那麼樣好學，很受感動。他不厭其詳地對她的問題逐一加以解答。

慢慢的，她和他有了一點課外的接觸，就在那一個假期裡，她寫了一封信給他，邀他去看戲，他果然赴約，她心裡感到無上的快意。

就這樣，從師生到朋友，從朋友到情人，從情人進入了夫婦的階段。他們倆人，在這最後的一個階段，已經是難捨難分了。

三

星期一上課，陳拱式留心地觀察黃鳳英的神色，他覺得她神情恍惚，若有所失，想起了那一晚酒後亂性，撞下大禍，心裡起了疙瘩，他不時地問她，是不是明白他所說的一切，藉以挽回她遊離的魂魄。

過了二三個月，將近考試的時候，鳳英積極地準備考試，但在她這緊張的關頭，她却發現了一個奇蹟，腹部時常不舒適，每在飯後總要嘔吐，而且花信期好像也好久不來了，這一發現非同小可，她少女的忐忑的猶如小鼠在心裡衝撞，她意識到一個歡樂後的苦果就將開花了。於是她趕忙找了個私人醫生來證實她的揣測，果然不錯，那一次開玩笑性質的孽已在肚中烙下了不能磨滅的痕跡。

她很感痛苦，畢業考一完結後，她就迫不及待地打電話邀拱式出來。

「拱式，我有了孩子了！」

「孩子，有了孩子。」拱式驚悸地：「那該怎麼辦呢，真糟糕，我已經要啓程去加拿大了。」

「什麼？你要去加拿大了！」鳳英奇異地問：「爲什麼你沒有告訴我？」

「獎學金才申請到。」

「幾時動身呢？」

「還沒有決定。」

「那麼你該想個辦法來解決這件事。」

「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趕快結婚。」

「結婚。」拱式支吾了一會：「我母親不會答應的。」

「你不是告訴我，你已經和你媽談好了嗎？」

「可是，現在我要去讀書。她就不答應。」

「那，我這個肚子要怎麼辦呢？」

「這……」

「你還猶疑什麼？」鳳英氣了：「你以前對我說過什麼話。」

「我並沒有忘記。」

「既然沒忘記，你就該負起責任來。」

「拱式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你讓我考慮考慮？」

「沒有考慮的必要。」鳳英生氣地哭了。

「不考慮，該怎麼辦呢！」拱式攤攤手。

「現在就給我清楚的答案。」

「現在，」拱式說：「沒有經過一番的深思，答案是不會有的。」

「我不要再聽這些話。」鳳英狼狽地說：「我現在不是你的女學生！」

「那你……」

「我是你的太太。」鳳英哭得涕淚交流，她萬萬沒想到拱式會來這一套，如今，又得不到解決的方法，她越想越氣，索性伏在桌上大聲哭了起來。

「好了，好了，別哭了。」拱式說：「哭是不能解決事情的。」

「以你在化學上的腦力，你解決不了這事。」鳳英憤憤地諷刺他。

拱式的面孔紅了一陣。

「好了，讓我考慮三天，我一定給你一個明確的答覆。」

「到時你答不出來呢？」

「決不會。」拱式拍拍胸膛：「大丈夫說得到做得到。」

黃鳳英終於抹乾了淚水回去。

四

陳拱式給這天大的難題難倒了，和她結婚呢？還是拋下她呢？前程重要呢，抑或成家重要呢？他想不出一個答案，假如爲了她而放棄自己的前途，那實在可惜，假如不對她負起這個責任呢？那又該如何是好？

三天終於過去了，答案也來了。他一見到鳳英就爽快地說：

「我已經有了辦法。」

「什麼辦法呢？」

「我給你一千塊，讓你在家裡把孩子生下，然後你寫信給我，我接你到加拿天去。」

「這就是辦法嗎？」鳳英目瞪口呆。

「要不然，你要我怎麼樣？」

「我們可以到婚姻註冊局去註冊結婚。」鳳英提

議。

「我母親不簽名。」拱式說。

「你強迫她簽名。」鳳英氣憤地說：「你說你愛

我，要不然你要……：……你要離家出走。」

「這……：……我母親待我很好。我不敢這麼做。」

「要不，你叫你的哥哥代簽。」

「我哥哥也不會答應。」

「那你不是想賴掉？你簡直是衣冠禽獸！」黃

鳳英站起身，指責他：「你愧爲人師表，我要到法庭去控告你。」

拱式看她生氣，低聲下氣地說：「不要那麼衝動

，你說註冊，註冊好了，你說我是衣冠禽獸，那麼你

是什麼？」

「我是什麼？」鳳英又起腰。

「你不同意，我怎麼能動到你。」

「你爲什麼勸我喝那麼多酒？」

「那是廢話，你不喝，難道我把酒灌下不成。」

「你簡直是在灌我嘛。」

「好了，說那麼多也沒用處。」拱式說：「我現在要去會朋友，明天到板城去一趟，回來後我才和你去婚姻註冊局。」

陳拱式說完了，大踏步離開。

五

黃鳳英在家裡死等了十多天，都不見拱式到來和她去婚姻註冊局。她猜不透他耍的是什麼花樣，而她的肚子却一天天大起來。

這一天早上，當她正坐在廳中等拱式的時候，有人推門進來了。

「噢！美琪，是你？」她萬萬想不到那是美琪。

「你沒有出門。」美琪問她：「你知道嗎？我們的化學老師陳拱式今天出國深造了。」

「啊！他出國了，你怎麼知道。」鳳英驚慌了起來。淚水隨着流了下來。

「我剛碰到何大明，他正去送他呢？」美琪問：「你……：……爲什麼啦。」

「不瞞你說，我已經有了拱式的孩子了。」鳳英終於道出原委。

「啊，你有了他的孩子啦，他丟下你跑了。」美琪緊張起來。「我們快去找他評理，他現在還在機場呢？」

兩人於是匆匆忙忙出門，在路口截了輛的士，飛也似地向飛機場而來。

（下文轉三十八頁）

過年，在年幼時

■南子■

行陽曆而過舊曆年，對洋人來說，也許大驚小怪，滿頭霧水。對華人言，見怪不怪，習以為常。

人對傳統多少總有些迷戀，別以為外國人科學發達就不迷信，十三號又逢星期五，稱為黑色的星期五，討厭黑貓，這些洋迷信像流行性感冒一樣，在黃皮膚的社會裡也甚流行。

所以，過過舊曆年，發一陣思古幽情，也無傷大雅。

小時候，過年最大的慾望，就是滿足吃喝玩樂。年幼時的家境並不好，一年到頭除了校服以外還是校服，那裡有能力像大小姐或花花公子，一星期穿五六件新衣。雖然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但把身體當衣架，當時裝模特兒，以有為之軀作無為之事，未免辜負這副人形。過年時全身煥然一新，那種瀟灑的模樣，呂洞賓見了也要自愧不如。

糖果的樣式真豐富，硬糖、軟糖、花生、浸麵粉的油炸花生仁、棗桔、蛋卷、油炸麵粉條、蛋糕，各種花式的餅，有一樣吃一樣，拼命爭取營養。

喝汽水也是一件樂事，小孩子肚子的容量實在可怕，沙士、橘子汁、百事可樂、可口可樂，樣樣都要點秋香，不怕生病，也不怕胃痛。

由於我的輩分高，我很少去同人拜年，四五十歲的人稱我家拜年，都要叫我叔叔，實在不好意思，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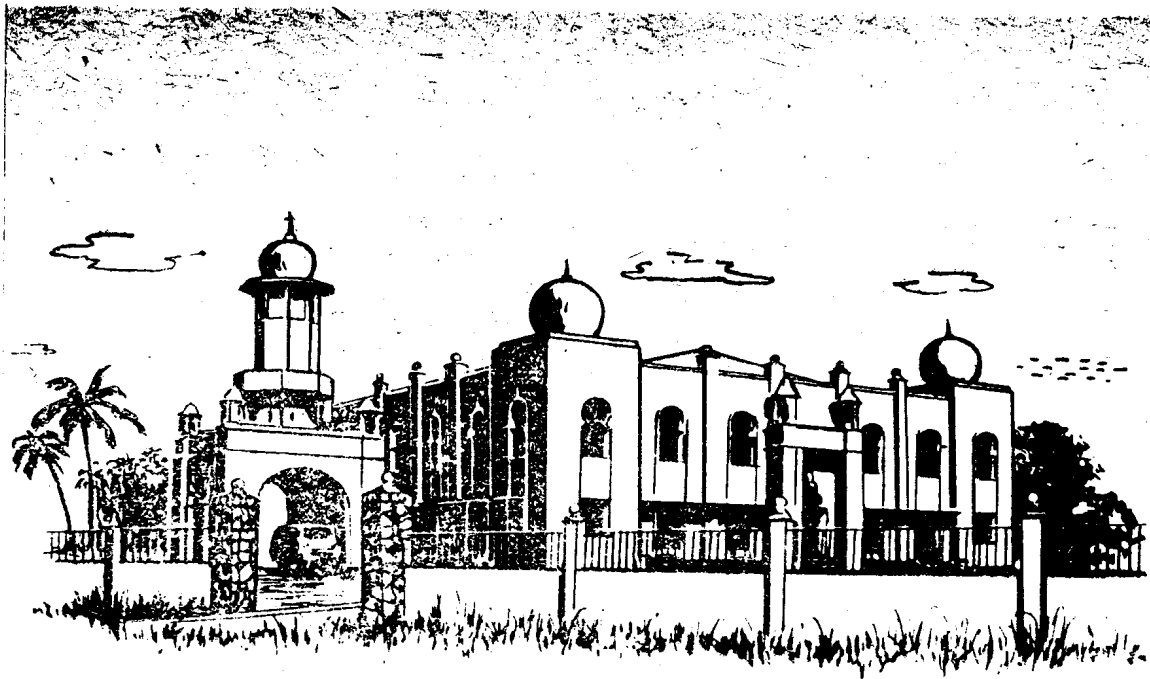
是拿紅包的時候也就沒有不好意思了。

有了錢之後，我一定不賭博，把時間和金錢賭進撲克牌裡。不管基於甚麼理由，譬如說，消遣啦，培養思致能力啦，訓練做事有計劃啦，都要加以體實的。平時不是有許多想吃的東西沒錢吃嗎？如沙爹，馬來人背一個木桶在街上賣的烏龜蛋，一粒一毛錢，蛋黃有黃沙的味道，吃時小心在蛋壳咬一個小洞，把蛋黃蛋清吸盡，蛋壳可當桌球玩。印度人賣加尖不爹裡，有一種腎臟形的東西，比花生好吃，用三毛錢買一包，參有杏仁的雪糕，新加坡冷藏公司出的，四五毛錢才能買到。餘下的錢，要買安徒生童話集。

就是不喜歡爆竹，那時，火箭炮還沒有上市，最厲害的是電光炮了。一枚爆竹可以發出二發聲響，第一响在地上，第二响在半空。放爆竹，等於拿鈔票去燒，又有危險，划不來也。

過年以前的夜市，甚麼東西都有，鹽膠花、盆景、爆竹、盛糖果的盤，只愁沒有錢，不愁沒有東西買。除夕的晚上要守歲，依例整夜不滅燈，睡眠以貓步襲來，小孩子是沒有能力抗拒的，守歲是大人的事。

如今，我們已經失去往昔的熱情，懂得多一點事情，對謀生也許有所幫助，但那些失去的，將永遠不能重歸。



文壇憶舊

徐覺非和江晃西

■ 温梓川 ■

一九三三—四年間，在板城的報紙上有大量作品發表的文藝工作者，便是現在我所要談到的徐覺非和江晃西兩人。

徐覺非的多產，比江晃西更多，幾乎每天的光華日報副刊「光華雜誌」和後來傅先閣先後主編的「先驅」和「燭火」都有他兩人的作品發表。徐覺非的作品：不是小說，便是新詩；有時也寫寫散文和遊記，甚至七律七絕的舊詩也來一套。後來南洋時報創刊，它的副刊「海絲」，是他的同鄉林浪謳主編。他的寫作更勤，在「海絲」發表的作品也不少，往往同一天中，光華日報和南洋時報同時發表他一個人的作品，也是司空見慣的事。老實說，他雖然多產，我對他的小說却不敢恭維。我覺得他的小說，都是重蹈鴛鴦蝴蝶派的舊轍，沒有什麼新意；雖然他在文章中時常插入一些英文詞語作形容詞去描寫人物的形態，但並無使人覺得有新穎之感。因此，也時常使讀者誤以為他和徐東甫是同一個人的另一個筆名。至于他的散文和遊記也寫得清麗可誦。我還記得他有一篇描寫太湖的遊記，居然一開始就用了「環湖皆山也」的語句，使人一看就很容易聯想到他套用了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的「環滁皆山也」的語法。因此我對他這篇文章的印象也特別深刻。他的七律七絕却寫得不多，不却寫得過有點斤兩。

他是福建詔安人，在詔安縣立中學畢業後，便南渡執教鞭。在太平，和豐和江沙一帶教過書。他和江晃西是同鄉兼同學；江晃西南來比他早，也有花叢都是長篇了。江晃西的八頁關係，在北方的各處也有。

笑謂江晃西是吡叻的學閥。我和他倆相識，已是卅多年前的舊事了，他倆都比我年長了十多歲。那時我從上海南返，在吡叻的一個叫S埠的小城鎮的一家華僑學校和他們同事了幾個月。那間華僑學校規模很小，全校學生只有一百多名，校舍簡陋，設備不足，江晃西當校長，他當教務長，我還是濳竿充數當了英文主任。江晃西的校長是掛名的，他的實缺却是和豐興中學校的校長。他的夫人也是我們的同事，我記得她姓曾，那時因為學生人數不多，採用複級制，一二年級混合為一班，三四年級混合為一班，五六年級又混合為一班。校長夫人當了一二年級的級主任，我當了三四年級的級主任，徐覺非也兼任五六年級的級主任。我除擔任三四年級的華文外，全校的英文，體育，音樂，圖畫，手工都由我一手包辦。史地則由徐覺非自己擔任。至于校長夫人除了幾節英文和唱遊外，便包辦了一二年級全班的學科，簡直可以說是一人班。江晃西則每逢星期五晚回到S埠來，飯後無事便和我們談談校務之外，還聊聊閑天，因此我才知道他也是個文藝工作者，寫作很勤；不過他所寫的多是論述文章。他很喜歡和人家爲了某些問題而連篇累牘的筆戰。他的筆名計有好幾個，但他最常用的，却是「日頭」和「黃種強」。他的爲人很偏激，據他自己對我說，他還是國民黨員。他也是個熱血男兒，性情也很豪爽，他的文章不但當年在光華日報發表，甚至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的「東方雜誌」和「教育雜誌」都時常有他的作品發表。但他自認自己可惜不懂英文，因此少讀了許多西洋論著。他的臉孔是屬於所謂兔子臉型，他還有一對微凸的三角眼，據相書上說，有這種眼睛的人，往往不免會遭橫死之禍的。他終年總是穿着一襲淺灰色的中山裝，腳穿陳嘉庚白色樹膠鞋，顯得相當樸實。他坦率的健談，往往傾談三四小時而毫無倦容。後來他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在板城組織「北馬文化界俱樂部」，頗遭殖民地政府之忌。「七七」蘆溝橋事起，抗戰爆發，他在吡叻一帶又參加籌賑會工作，顯得非常積極和激進。當時有一個同僑因代理日本火柴而弄得幾乎血本無歸，那個同僑迫得將存下的幾十箱火柴，由板城用羅厘車運往吡叻一帶，公開向各地籌賑會接洽，願將這些火柴售去，所得貨款充作籌賑之用。但他不但不同意，反因下驅逐令而致發生衝突，埠上民衆多同情他的立場，這個同僑竟遭毆打，結果他以毆人罪繫獄，後由怡保若干僑領出面說項，才獲得保釋，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畢竟是個敢作敢爲的血性男兒。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日軍南侵，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板城首告淪陷，他適值在板城岳家，後匿居板城西部的浮羅山背的關帝亞齋，却爲認識他的老朋友，亦爲他的「同志」劉某所出賣，于三月十二日清晨三時，天仍未亮，劉某率同日本憲兵前往圍捕，他當場遭憲兵拳打腳踢，折辱一番後，即被錄扣上羅厘車；車至中途「直落巴坑」時，他被堆下車慘遭殺戮，手臂刀傷十餘處，胸前中兩槍，頰被刀砍，僅餘寸皮連接着頭顱，遺屍被棄落于三十餘深的山坑。真是令人怵目驚心！他去世時，遺下子二女一，現已長成，均能克紹箕裘。

至於徐覺非其人，最初和我見面時，留給我的印象，便是那一頭像當時流行的藝術家的鴨屁股式的長髮，戴了一頂寬邊的大呢帽。終年是一襲墨藍西裝，一出門便結上領帶，看起來真像是一個畫家的風采。不過他那時剛結婚幾個月，太太又遠在和豐家。他每星期六一放學，便得趕回去看太太，星期日晚間亮燈時候才回校來。他原來是在和豐與中學校教書的，因為S埠華僑學校找不到適當的校長人選，校方才找到江晃西，而他却把徐覺非調到S埠去作李代桃僵。我和他同事後，才知道他的這種內幕，也因此知道他和校長夫人積不相能，校長夫人也常常在我面前，歷數她跟她搗鬼，常常教唆高年級學生，故意找些課外的古文辭彙，向她詰難。其實都是事屬誤會，那幾個向她執經問難的學生，都是屬於俏皮學生，在我初來時，他們也時常找些艱澀的古文語句來問我，無非是想考驗考驗老師而已；後經我一一解答清楚，他們以後也就不敢再來找麻煩了。大概是校長夫人較為敏感，拒絕作答，因此他們也就越發多問了。

徐覺非和我同事期間，已擱筆不再寫文章了。他說家事弄得他心情不寧，往往執筆寫不成文。有一次週末，他不回和豐去看太太，要拍一封電報回去。他要我給他起草英文電訊，我才知道他對英文不但一竅不通，甚至連二十六個字母都搞不清楚。起初我還不相信，我對他說，「你說你不懂英文，怎麼你的文章老是插入些英文字作形容詞彙，而且又應用得非常妥貼和準確，不是奇事麼？」

他也坦然地說：「碰到真人不說假話，這有什麼奇怪？我請教了懂英文的人然後才照樣寫上去的。」接着，他還告訴我，「在南洋這地方教書，實在不能不這樣，這些南洋伯對英文一竅不通你是知道，但他們連雞蛋那麼大的中國字也識不了幾個。他知道你教『唐人書』的人，居然懂得『紅毛字』，也特別敬重你，以為你學貫中西，他們看到你寫的文章，居然還插入他們所不懂的英文字，嘴裡不說，心裡倒暗地裡佩服得不得了。」

像他這樣的作法，真是可以在「儒林外史」裡增訂一章的。他的普通話，福建人一聽就懂，我起初還誤以為他教書用謔安話，覺得驚奇；我還很天真地對他說：「你怎好用謔安話教學生們讀書？」他說：「我說的那裡是謔安話？正是純正的標準的普通話。」我聽了幾乎失聲笑起來。

後來他和校長夫婦的誤會，也越來越大，甚至鬧到瀕于感情破裂的邊沿。當他從和豐把他那位大腹便便的快要臨盆分娩的太太接來了之後不久，他便接到校長的一封信，着他由下月一日起解聘。這在他真無異是一個晴天霹靂，使他走頭無路。狗急跳牆，人急計生，他竟跑去找董事長申訴。可是董事長却大打太極拳，說是校長自己行使的職權，他無權過問，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他迫得又去找對校長不滿的一些董事申訴，把江晃西夫婦對他的作為，一五一十地揭露出來，結果他得到了不少的董事的支持，召開了董事緊急會議，議決把

校長夫婦解職，他却獲得學校當局補償了三個月的薪金，作為校長無故辭退他的損失。事情解決了的當天晚上，江晃西夫婦却預備了燒酒黃鷄和豐富的菜肴，邀請了徐覺非和我四個人，在洋油燈上吃喝起來，暢談一番得失。他却勇于認錯，認為自己此舉太過孟浪，覺得對徐覺非不住，但事既至此，懊悔自然也來不及了。

當時學校因為沒有校長和兩位教師，上不成課，迫得提前放了二個星期假，以便徵聘校長和教師。迨到學校重新上課時，學校當局果然請來了一個蓄有兩撇鬍子，上了年紀的校長，和一個臉頰上長着一塊巴掌大的疤痕的教員。這位教員更妙，後來竟放下教鞭，跑到報館去當編輯了。他和我認識之後，客套話說過，他便告訴我，他有一部小說，名叫「海葬」的，在上海真美善書店出版，他無論如何決沒有想到他是在真人面前說了假話。那部小說的作者和我在上海有過一面之緣的，和他簡直是風牛馬不相及。他還有更有趣的故事，他每天上課時，並不教書，却向學生演奏小提琴。他的演奏小提琴的技術實在太差，聽來頗有殺雞殺鴨之感，而我們這位老校長對他的行徑，却若無其事，毫無表示。大概是「提起此馬來頭大」也難說，校長恐怕也奈何他不得。眼看這開學校真不成其為學校，而且地方小得連一家書店都找不到，加以和這些莫名其妙的人物混在一起，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到了快要到放假的前一個月，我便向學校當局提出辭職回到檳城來了。過了二三年後，記得是在中日戰事爆發前，有一天，徐覺非忽然出我意料之外地翩然蒞臨，可是使我感到驚訝的，便是他非復當年風度翩翩的徐覺非了，他那張清秀的臉孔，又瘦又黑，舉止也不像當年那麼瀟灑，衣履又不整潔，說話有氣無力，顯然是上氣接不着下氣，一句一停；據他說，他害了幾年的病，弄得半身不遂，食盡當光，搞到身外無長物；幸而病是醫好了，但却走頭無路，告貸無門，打算籌些盤纏，舉家搬回中國去。結果向我借了十多塊錢才揚長而去，以後一直就沒有再見他，也沒有他的消息。抗戰後，聽朋友說起，才知道他果然回到福建詔安去了，如果他現在還健在的話，他已是「古來稀」的七十高齡了吧！

請訂閱本刊

請將訂費郵寄：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定價：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燭光

■ 周 樹 ■

第一日

天上火傘逞威，木板木條遍地，板上木上滿佈鐵釘；我用工具將鐵釘一一拔出，然後將板木分堆整理。半小時後，我渾汗如雨，頭漲欲裂，腰酸背痛，手泡四起，脚步遲鈍；兩大瓶水很快就宣告空空如也，我開始轉向自來水管打主意。將來假如我的兒子不用功求學，我就要他做一天勞工試試。

我血氣方剛，何況才勞動幾天，如果我受不了，那麼那些經年累月地渾汗流血的建築工人，不是要一在生活中倒下去嗎？

傍晚，我不是走回去，而是拖着蹩腳回去。沖涼後，我還是混身熾熱，鼻息有如高熱病人。

第二日

午飯的時候，父親酩酊大醉，乘三輪車回來。才吃了兩口的飯，我忽然吃不下去了。我放下飯碗，走進房間，關上房門，我想得很多。

今天父親至少又喝了四、五枝的「黑狗」啤酒。父親酗酒，一喝就是四、五塊錢；兒子辛勞四、五小時，烈日炙身，渾汗流血，才換回區區三塊錢呵！呵！父親呵，父親，甚麼時候您才能戒掉酒癮？呵！家呵，家，甚麼時候妳才能有溫暖？



下午，心神恍惚，工作時，踩到了一支約半吋長的生鏽鐵釘。血流了不少，我撕裂了一枝煙，以煙草止血。這些血是區區三塊錢可以補償的嗎？

晚上，躺在帆布床上，傷口陣陣抽痛。假使破傷風菌垂青上我，這篇手記就將成了好友寫悼文的資料。不說，竇志以歿，我能瞑目嗎？

第三日

跟隨「囉厘」到石山去運載石粉。

一陣陣的石粉，從鐵閘如瀑布般直瀉在車上，石粉飛揚，瀰漫四方，我們在車上工作，根本閃避不了。

我只是吸進了十幾分鐘的石粉；但是司機和車夫，一天吸進十幾分鐘，一個星期、一個月、一年、十年、甚至一生，要吸進多少呢？誰不要健康，但爲了生活，他們顧得了嗎？

工人賣命，待遇菲薄，爲誰辛苦爲誰忙？

第四日

我和車伕負責將一「囉厘」的「士敏土」扛入貯藏室。一包包百來磅重的「士敏土」，壓低了我們的背，壓彎了我們的腰，壓軟了我們的腳……。

工作完畢後，我懷疑琵琶骨是否斷了？

三塊錢够我找一個鐵打醫生嗎？

下午，我負責將一堆細長鐵條拗彎成平均的兩截，這工作拿捏要準，力道要足；經過早上的操勞，整個右手似乎麻痺了，我現在祇能以左手工作。

晚上，雙手軟弱欲脫；皮膚黑多了，鬍鬚也長了。我不停地吸煙，想藉尼古丁來麻醉肉體的痛楚；工

錢還沒有發，不然我一定買酒。

睡一覺後，明天就沒事了。我安慰自己說。

第五日

早上是第一日的重複。

下午，將攪勻了的「水泥」挑到三層樓上去。

假使一不小心，在臨搭的、不穩的板梯上一失足，恐怕就要「長使英雄淚滿襟」了。

工人造路，工人築橋，工人建屋，今天他們在這

兒流汗滴血，明日在那兒辛勤工作，這就是生命吧！

「你讀到九號班，是不應該來做這種工的。」一個工友無限感慨地說。我祇是笑笑，求學難道是商業投資嗎？

黃昏，遇到發白領夢的堂弟。

見到我，他劈頭就說：「聽說你去做泥水工，這種工作也好去做！」

說完，臉上一副不屑之色。

我心裡又悲哀又難受。

第六日

上午是第四日下午的再版。

下午是第五日的循環。午茶時，和我一起工作的老黃對我說：「剛才我到辦公室去拿工具，看到老闆的女兒，一面吃朱古力糖，一面觀看鬥金魚，一面數着一疊疊的紅鈔；那些鈔票，祇要遞便給我一疊，我就有錢買大學生修班的課本了。」他笑得很苦澀。

薄暮，剛踏入門檻，一個顫動、欣奮的聲音響起來：「落！」

呵，是山城的小紫，我心裡又激動又羞慚。唱片在旋轉着，我們尤其是我都不想破壞緘默。「落，你變得更憂鬱、更沉默了，你知道嗎？」小紫說着，幽幽地。

「你不該和我在一起。」我激動地說。「爲甚麼要這樣說！」小紫哀怨地凝視着我。「妳知道了，我祇能做泥水工人。」我的眼神一定很落拓。

「泥水工人又怎樣？你的氣質，你的這份志氣，就應該使我和你在一起了。」小紫，柔聲地說。我心裡很苦悶，很憂鬱，很痛苦。爲甚麼小紫要生長在一個有錢、有希望的家庭裡呢？我有法子使小紫痛恨我，離開我的。

第七日

星期日發薪的日子。

當十八塊錢交到我的手裡時，也是意味着我畢業後第四段「量路官」身分的恢復。

工友們領了錢，都歡天喜地的去了；有的互約去賭館、進酒吧、走按摩院、甚至上旅館……錢！雖然我需要大量的錢，但是我並不愛錢，錢不能給我快樂；我有志趣、有抱負、有理想，這些就是我的快樂的泉源。

十八塊錢，我要怎樣打發？

拿回家裡去嗎？太少了，無補於家計呵！

買一條夢寐以求的漁船？寥寥十八塊錢，竟敢妄想買幾千塊錢的「摩托」漁船，無異於癡人說夢。

新年要到了，去做一條長褲吧？
或者買一本十二塊錢的英文大辭典，再去看幾場電影？

或者買一架想望已久的手提收音機？
或者請好友到海濱攤子去吃一頓？
或者買幾張唱片，剩餘的再買酒買煙？
買兩張彩票，其餘的就拿去賭掉吧？
或者索性寄到報上的救濟部門去？
或者……

十八塊錢，我能用來做甚麼？做什麼？
我心裡覺到快要爆炸了。

無以紓悶，我驀然感覺我需要發洩，我更要報復——對血汗錢報復；於是，我想到了要使小紫痛恨我，離開我的計劃。

我要學其他的工友，去嘗嘗踐踏別人的滋味；我要開始做一個浪子，不再相信甚麼混賬的品德和良知。

我現在開始改變了對工人們領薪後去嫖、賭、飲、吹的看法；他們賣命，甚至冒險工作從月初到月終，積下了多少悶氣，有了錢，他們不求發洩（不管他媽的正當與否），難道要他們積悶成瘋？

一位名作家說道：「賺錢難的時候，一分一角也不容易找。到了有錢的時候，一元兩元的隨便花，也是一種樂趣。或者說是一種對錢的報復罷了！」這不正是——

在一個工友的「引導」下，我開始向墮落、罪惡的淵藪走近。

我還有思想、有良知、有理性，可是，現在我再也不相信這些騙人的鬼東西了。我爲甚麼要相信品德和良心：前者使我受壓制，後者將使我貧困一生。

然而，在千鈞一髮——推開旅館房門的當兒，未泯的良知電光石火般地閃現了；我猛轉身體，勒馬懸崖，狂奔而去。

不用通過人倫，十三塊錢就可以完成人肉交易，畢竟太混賬了，太可恥了！我豈可將靈魂交給魔鬼，去做一個渾蛋和可恥的傢伙！我到底不要出賣人格，我更不能對不起我將來的愛人。

蒼穹洒下了雨絲，我拉上衣領，雙手交叉在胸前。清涼的雨絲，淋熄了我的慾念；在冷靜中，我想到了久違了的佛祖的靈光。

「佛祖呵，原諒弟子的邪念呵！」
路燈亮了。在回家的路上，我買了兩對小紅燭，剩下的七元八角，我準備交給母親給弟妹買新衣。

關上房門，燃着蠟燭，燭火高燒，滿室幽光。煙和酒，我現在開始在向它們揮手了。

燈紅酒綠，畢竟會令人迷惑、麻醉；燭光雖渺，終究給人啓示、引導。

燭光賜我安寧，予我思維，給我啓示，教我振作。微風拂動，燭光搖曳，但它還是不屈地努力將它那一點小小的光明貢獻出來。

我低吟着一首「紅燭」的詩：
「紅燭啊！既製了，便燒着！
燒吧！燒吧！

燒破世人的夢，
燒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們的靈魂，
也搗破他們的監獄。」
現在的日子儘管陰沉，可是還有那燭光在啓發、引導我呵！

母親的夢

左手人

一切的形成是沒有結局的結局
構成沒有月亮仍有激流的湧激
一切的佇姿立姿臥姿睡姿

新開始夢孕第一個母親第二個母親第三……

我回來又能多麼甚麼？呵母親
若浪漫的夢是那輕佻的鵝卵是愛逐波
也許母親會天折了第一個夢

陽光去了我回來又能寫甚麼？呵母親
故事是沒有結局我回來也不過是悲劇
故事本身是悲劇呵，母親

亦夢裡總是說：「
那夢，飄逸，如你……」
我遂沉思，與臘炬共燃在淡淡的夜室

寵



我的物質生活很豐盈，然而我的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卻只有淒暗，而毫無其他了。多少個清晨，成群的躍雀，以輕盈的小羽，自我欄前飄掠而過，留剩了宏脆的歌聲，報我以黎明即臨，何不展翅與他們龐大的隊伍，唱起生命之歌來？

炎熱的日午，只有

垂喪的我在哀傷嘆息：我熱愛生活，然，生活摒棄我於門扉外；太陽雖輝耀，我的心冰冷得竟像在冰窖裏

……彩雲虹霞（黃昏時）永遠放洩出笑影，但，那種的光，對我竟是有力的譏諷：我仍眷戀這金鏤的籠囚，欣賞自己柔滿的羽色。

遠方，一群的昏鴉又整隊歸巢了，每每掠我而去時，總帶着不屑於顧看我一眼的驕色，却高奏凱旋曲飄遠了……

那夜鶯算不令我難過、愧疚的了。每晚她自個兒在調整琴弦，唱出了她心頭的歡愉，也泣訴了她心中

的哀怨，此種情景，令我在淒清的黑夜裏，落下了孤寂的清淚！翌日，那大女孩自大庭堂中步出來，手提了行李，臉色難過地瞟了我一眼，然後一步步地遠離我，一聲聲地吟唱着：

「我悄悄地改裝，也低低地歌唱，」

爲了尋找大自然好風光，

爲了追求那美滿的想望，

再會罷！這些漂亮衣裳，

再會罷！這間萬能閨房，

我要走向自由的地方，

歌頌大自然好風光……

那歌聲越飄越遠，縞衣素裳也漸漸地模糊了。

那清晨的躍雀又將要途經這兒了……

一股隱埋已久的熱力，突然燃盡了我整顆心胸，

燒遍了我的身體；我遂使盡了衝力，竟然衝破了這牢固的攀籠！我跌斃了，然藉了勇氣，我飄起來了！我

竟也有勇氣學我的夥伴們歡悅地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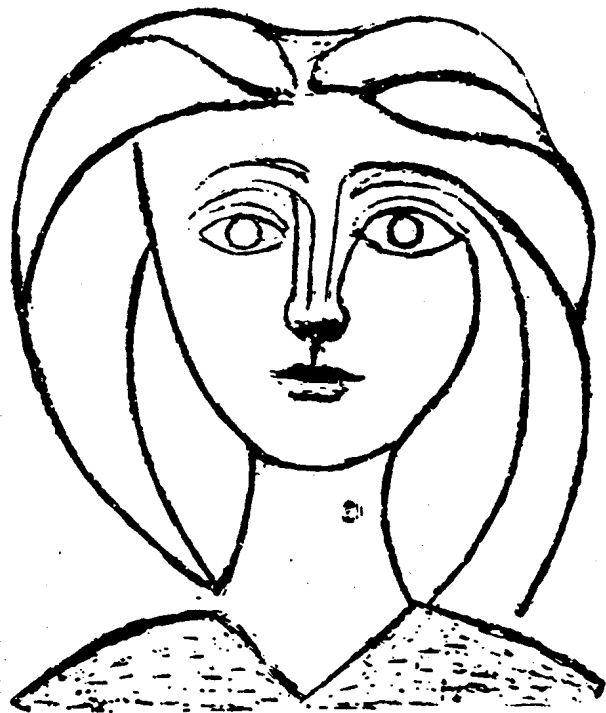
我心想：這趟等着那躍雀來吧，我一定能跟隨着

他們趕路的；要不然，我隨着那大女孩吧，以我的噪

音，消除她長途漫漫的感覺……

總之，我再也不會歸回那金鏤的牢籠了。

春夢



■ 穎川 ■

振雄帶着落寞的心情回到家裡。痛苦加上頑強的苔蘚滋長在他心頭，他會無端地想起許多怪誕的事！深夜的上班途中，風雨的煎熬，使他覺得上蒼對他太不公平了。他對靜媚忠貞，痴情；可是她却狠狠地拋棄他，跟個百萬的小白臉混在一塊兒。他開始以灰色的眼光看這世界，他酗酒，抽煙，跳舞……心靈的深處泛濫着報復的浪潮。公共假期，把麗莎邀出看電影；對於這個暗戀他多時的少女，他有足夠的方法捕獲她。從影院出來，步行于幽靜的「姻緣道」上，月輝在她嬌臉敷上些許亮輝。

「麗莎，我們找個地方休息吧！」輕輕地問。
「唔，」仰着臉，有絲幸福的笑意。
他們躲入棕櫚叢間的石椅上，享受着羅曼帝克的氣氛。……

× × ×
從迷人的綠谷野餐回來，他們沒有一絲痕癥留。
振雄和麗莎坐在太平湖的春島中，離得燈光遠遠的。四周除了從風輕拂葉浪的濤聲外，只有少許虫豸的唧唧。

「振雄，你在想什麼？」她打破沉默的空氣。
「我想……」他神秘地靠近她耳旁咕噥着。
「唔，你壞！」她躲入他強健的胸膛，輕揮粉拳槌着。

「麗莎，閉上眼。」他抬起她嬌滴滴的嫩臉，輕輕地吻着她臉頰，然後停在她朱唇上……

他的手從玉背上慢慢摸索到她那不大成熟的胸部。她嬌軀起了微微的顫動，軟軟地依偎着他……

初戀的歡樂似顆興奮丸，深深地激盪着麗莎這情竇初開的懷春少女。

「麗莎，我愛你，我是綠葉，亦是朵嬌艷的鮮花，我要永遠陪伴你……」她聽到他喃喃地說。

「振雄，我也愛你……」她動着櫻唇……

振雄把銀行裡的存款提出來。這些原是為婚娶的錢對他已失去意義。避着麗莎，他參加銷魂派對，上夜總會，醉在吧女的迷湯裡……

對於工作，他的表現愈來愈差，甚至有時留連酒榭，把曠工當家常事。麗莎太年輕，初戀深深地灌昏了她。

午睡醒來，桌上有張結婚請柬：

「我倆情投意合，願結成終身伴侶，現徵得雙方家長同意，謹定於十二月廿五日完婚。席設馬來西亞大酒店，七時入席，恭候光臨……」署名是黃靜媚和喬治張。

「靜媚要結婚了！」腦海轟然巨响，痴視窗外。

良久，他猛地撕裂請柬，大吼：「靜媚，妳太狠心了！爲什麼還要折磨我……」。

報復的意識立刻填滿胸臆。
他額角暴起青筋，喃喃：「女人，哈哈！女人，咱們走着瞧吧！」

……

一輛吉甫車沿着麥斯菲爾山的蜿蜒道路行駛着。振雄讓麗莎依靠着，用德國風油精替她推擦額頭。

「快到了，勉強支持一會吧，」在她耳邊說：「還很暈？」

她蒼白着臉，輕點粉首。振雄想不到她如此不濟，連坐車上山也要暈吐。

他們在士比里別墅租賃兩間臥室。抵達山上，已經是中午時分了。振雄讓麗莎在臥房內休息，自己站在陽台上，望着藍天白雲。他爲昨夜放棄的那個瘋狂聖誕舞會而惋惜，但眼看已一步步地實現自己的計劃，就不覺暗笑。

暮色悄悄蒞臨，迷濛了山林，村落……山下太平市的燈一盞兩盞地亮了，跟聖誕時的火樹銀衣一樣迷人。

月輝盈窗，他摸撫着她，臉上閃過一絲陰笑；他以滾熱之唇吻她。

麗莎的嬌臉浮上紅雲，眼裡漾漾着汪汪的亮光。振雄老練地拉脫她的上衣。

「振雄，不，不，我怕！」麗莎望着他似隻發狂的野獸，赤紅着雙睛。

……

……

「怕什麼，麗莎，妳遲早都是我的。」他說着，雙手沒有停下調情。

「振雄，求求你別這樣。」她掙扎着。

憤怒湧上臉胖，他狠狠地推她一把，立起，怒聲道：「麗莎，妳根本不信任我，以後我們別再見面。」

他拉開房門。

「振雄，你回來，我……」她急得流下淚珠。

他的臉龐呈現出得逞後的傲笑。

「麗莎，原諒我，」他有些氣喘，看看如花帶雨的她：「別哭。」

「振雄，」她抽泣着：「我現在已整個人屬於你了，你以後別再離開我。」

「麗莎，妳放心，我會永遠守着妳的。」她吻乾她臉上的淚水。

夜已很深了。窗外括着寒風。

振雄翻了個身，面對着甜睡的麗莎。想起靜媚今夜已成了別人的新娘子，他內心起了一陣妒意。雖然麗莎很美，但她太古板，全不懂得合作，並且像隻半熟的蘋果，有些兒苦澀的味道……

從此，振雄和麗莎生活在不正常的戀情漩渦裡。

周末，天暮顯得有些深沉。

「振雄，你近來好像不大高興陪我出來。」穿着棕櫚夾道的沙徑，麗莎幽幽地說。

「妳別瞎疑心好嗎？」他顯然有些不耐，深吸一口「駱駝」，然後用力吁口煙圈。

「近來工作時，常常感到有點頭昏欲吐，」麗莎苦着臉：「我真擔心不知是不是已經有了……」

振雄心裡也有些微吃驚，但立刻恢復鎮定，溫柔地安慰她一番……

麗莎的身體起了很多不平常的變化，這使她不得不去請教醫生。從婦科醫院出來，她的嬌臉浮上蒼白，幾絲不安掛在眸內。

晚上，把振雄邀出太平湖畔。

「振雄，今天我去看過醫生，醫生說我已經……」她猛咬一下唇，艱難地說上去：「已經有了孩子。」

「是嗎？」他淡淡地說，噴出口煙。

「振雄，你說我們該怎樣辦？」她担心地望着他的俊臉。

「這件事我看還是慢慢再談。」瞧着她欲哭的臉，壓：「我會想辦法的。」

「那得快點呀！」她天真地笑了，露出兩個深深的迷人酒渦……

時間像長上翅膀的飛禽，溜逝得好快！轉眼間，又過了兩個多月。麗莎更嗜食酸東西，並且肚皮已有些不爭氣的微微凸起。振雄還是沒有什麼具體的打算，使她內心溢滿驚慌。

那夜，她決定要振雄給她個完美的答覆。

「振雄，我們的事已不能再拖了，」她眨着水汪汪的烏眸：「媽已經有點懷疑我了。」

振雄緘默着。她有些慌。

「振雄，該怎樣辦？說呀！」

「打掉他！」堅決地。

「什麼！你要我墮胎？」她的臉色慘變：「不！這是我們愛情的結晶，我怎忍心這樣做。」

「不然，妳想要怎樣？」冷冷地問。

「讓我們結婚！」

「結婚？」他哈哈地笑：「目前我還不想。」

「可是，我已經……」露出哀求的目光。

「麗莎，別說了，」打斷她的話：「我說打掉他！」

「振雄！你究竟有沒有良心，」她抽泣地哭了：「這是你的骨肉呀！」

「我的骨肉？」他重重地哼一聲，冷酷地：「妳以前的男朋友這麼多，我怎敢斷定是我的骨肉。」

「振雄，你，你……」她哇地哭出聲來，槌着他的胸脯：「振雄，請相信我，我是清白的，對你絕對忠貞……」

「忠貞！」不屑地冷笑：「那只有妳自己知道，我可負不起這個責任！」

「振雄，你，你太狠心了……」抓着他的手，歇斯底里地搖着。

他眼睛湧上報復的快意，狠狠地摔開她的玉手，逕直邁開大步離去。

麗莎呆呆地站着。遠處飄來「負心的人」，聲音很淒迷：「……一片痴情，一個不變的心，也不能留住負心的人，難道說你是草木，也不能叫你動心。」

愛你也深，恨你也深，終日裡抹淚痕，獨自抹淚痕，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對你痴心，啊……無限的愛，換來無限的恨，到頭來只剩下我一個人。往日的海誓山盟，像春夢一樣無痕，愛你也深，恨你也深，將你心對我心，才知相憶深，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守到如今，啊……負心的人，負心的人……

星輝下，顆顆豆大的淚珠自眼眶內湧出，流過面頰，然後掉落湖面，灑起圈圈的漣漪……

（上文接二十四頁）

來到機場，下了的士，快步地走入機場，她們看到一群人正走向班機，她們張望了一會，美琪忽然說：「喂！你那不是陳拱式嗎？」

黃鳳英看到一個身材高大的人正爬上飛機的梯子，走入機艙，他，正是拱式。鳳英忍不住氣憤，哇的一聲哭出聲來。美琪拉住她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飛機終於起飛了，在那遠山邊轉了一個灣，然後飛向北方。

黃鳳英凝視了一會，淚水如泉地流了下來。「美琪，我要怎麼辦呢？」

「別傷心了，我幫你想法子。」

遠處，還傳來轟隆隆的機聲，黃鳳英的肚皮一陣震盪，那一個造化而來的小生命，像是在撞擊他的不名譽的身世。



指環

■ 雅波 ■

套住感情 套住永恆
走向千年之千年
生生世世生生

赤道裡渡過冬天的日子
在圓軌上發生意外
我們把手
舉起

軌也圓 環也圓
大有大的宇宙
小有小的世界
孤立死了
一個叫寂寞
兩個叫快樂

十字架很耶蘇
從此我要穿入地心
把那環磨得燦爛光輝
且凝神諦聽
那是詩 那是生活
那是現實

遠勝過我在妳耳旁細語

不必唸咒

乾燥時就讓柔情解化

這不是偶然的細綁

若已套住

遲來的陽光也值得歌頌

決不賣入門券與庸俗

拼於環外

金錢徹底的貶值

可貴的是一無所有

虛榮在放高利貸

借來遺忘

學習遺忘

償還遺忘

自製遺忘

套住感情 套住永恆

走向千年之千年

生生世世生生

小風波

■ ■ 丁 丁



那晚上澄立刻寫信給落：

「我希望你能够馬上回來。時局很嚴重，我們這兒幾乎連三歲小孩子也覺察到了。每天當我聽到馬路上隆隆的坦克車聲時我的心就忐忑不安。我不是怕戰爭會蔓延到這裡來，我是憂慮你一人孤身在外，萬一……，那時怎麼辦呢？軍事雖是一種秘密，我們也看得出軍隊調動頻繁，好幾間大型學校已被當局徵為軍隊宿舍了；今天朱幽蘭說日本南進的時間不會太遲，趁現在交通未斷的時候，你應該設法早回；我相信你回來休養也一樣有勁力的。請你快點回覆我……。」

而在另一方面，澄在她長久不敢正面注視的父親的面孔上，發現了他深切的，無限的憂愁的表情。當她一發現這些表情時，她不由得內心引起一陣莫名的恐怖感覺。她知道她的父親是十分倔強的，他從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處，即使是一點點的小錯處，她的姊姊承認自己的錯處，但他却不會流露過什麼憂愁的神情呀！「是的，他的婚姻，曾經使他震怒，曾經使他變成了一頭家庭的雄獅，有點變，但什麼事情使他變呢？」她心裡不住嘖咕着，而且假設各種理由來猜想她的父親變得憂愁的原因。後來在一晚上她很遲很遲回來的時候，她的母親一把將她拖住，小聲告訴她：

「是近來的時局使他憂愁的呀。昨天他說如果戰爭蔓延到這兒來，他的一切事業都完了。他剛剛千辛萬苦將那個荒蕪了的樹膠園弄得像一個樣子，收入也比較多一點了，如果打起仗來，他豈不是完全白費心血嗎？妳天天混在外頭，吃現成的飯，怎麼知道大人的苦心？」

「嘎，原來如此！」澄嘴裡漫應着。她有點不高興她的母親祇顧到自己私利的態度，但她已經弄明白爲什麼她的父親變得那麼憂愁，她倒反而覺得安心了，她所担心的並不是這個問題。

「原來如此！」她的母親不滿意澄那種漫不經心的態度，繼續說着。「你同你的姊姊一樣，一點不了解大人；你可知如果你的父親倒下來，你們得到什麼好處？」

「我知道。」

「那麼你們就得體諒體諒你們的可憐的父親呀。」

「體諒！」澄輕聲叫出來。

「看你這種失魂落魄的樣子！近來你究竟在外面搞些什麼？每天到半夜才回家，救災會裡有這麼多工作做嗎？你不要騙我，都是那個朱幽蘭引壞的。」

澄的身體震了一震。

「媽，你說什麼？」

「朱幽蘭！」那老婦人尖聲喊出來。「但是我要警告你，朱幽蘭已經把你的姊姊騙走了，你可要留心留心他；這樣的男子真是非常危險！」

「媽，你不能這樣侮辱人家！」澄生氣地抗議着。「人家是在熱心做着救災工作，你怎麼專門在男女私事上面去瞎猜呢？你不知道姊姊和他過着多麼愉快的生活！」

「我怎麼不希望他們過着愉快的生活？」澄的母親嗚咽着說：「我不是早已告訴你，我老早已經寬恕了她的一切嗎？你們完全不會了解我對她的一番苦心，不了解我在你的父親面前遭受的種種痛苦。他們過着愉快的生活，而我却在這沉悶的家庭裡忍受煎熬呀！你們都太激烈了，對父母親沒有一分溫暖！」她啜泣着，在銀白色的燈光下幾滴眼淚滾下她的臉頰。

澄不由得爲她的母親深摯的母愛所激動。她連忙掏出自己的手帕替她的母親拭眼淚。

「原諒我罷，媽，我會自己當心的。」

她扶着那年老的婦人上樓去；後來，當她一個人留在她的房間的時候，她出神地對着那黃得可怕的燈光發呆。不久她聽見樓梯聲又響了，一陣沉重的倉咳聲告訴她他的父親也回來了。那倉咳聲一直繼續了幾分鐘，她微微皺着眉，她的心在急促地跳着。終於四週都寂靜下來。她熄了燈，躺在床上張大眼睛望着四圍黑暗的空間，似乎希望要在這些黑暗裡面找到安慰似的。但當她翻身想真正睡一覺的時候，她發覺在她冰冷的臉孔上滾下兩行熱淚。於是她閉着眼睛，靜靜地睡了。

而在那邊一間房裡，却響起了她的父親粗俗呆板的聲調，和偶然插入去的她的母親的柔弱而胆怯的安慰。可是不久，這些聲浪也終歸沉寂了。

一星期之後，澄收到落的回信，使她十分驚愕的是落竟然不會依照她的希望，提早回來。「我很想早一天離開這裡，但是我不能。我的肺部還不會復原，還得繼續醫藥上的治療。如果我提早回來，恐怕會前功盡棄的。醫生並不會阻止我離開，但我心裡有數。這一次我非澈底治愈這可怕的疾病不可；我的一生幾乎毀在它身上，我們的幸福也幾乎毀在它身上，假使我拖着一個半愈的身體回來，我勢非仍舊住到那間海濱的亞答屋不可，而這是我最不願意的事呀！勇敢點，澄，我看你也有點歇斯里的了，你怎麼這樣擔心戰爭會蔓延到我們這邊呢？我們都得準備面對現實，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就讓它來罷。我很高興你們已經在救災工作上表現了非凡的成績，我們這裡也有一個救災會，不過規模較小，會裡負責人和我很有聯絡，我正想組織一個療養院救災分部呢。我希望這個分部組織成功後能够像你們那樣發揮一點力量。我們雖是病人，但病人的血也是很熱的，大家渴望着不要祇做寄生蟲，分出一點力量來貢獻給國家民族，我們都朝着一個崇高的目標邁進，雖然分開兩個地方，但我們身體裡燃燒着的火却具着相同的熱力。澄，你看我們都可不會白耗寶貴的青春時光呀。」

有時候我也会想到我們兩人的將來。我憧憬着我們有一天會像令姊和朱幽蘭那樣愉快的生活。我想這時期是不會太遠的。——澄讀到這裡，她發覺她的臉在燒着，然而她的心裡却蘊藏着一股不可形容的甜蜜滋味——啊呀，我們期待這一天的到臨已經太久了呀。可是自從我經過兩次手術之後，我覺悟到人生的責任應該擴大到我們的身外去的。我時常想念着妳，差不多已近於發狂的程度，因為像我的生活圈子裡，上天自然為我安排為一種寂寞的心情；但我明白單單想念怎麼能解除我心頭的苦悶？因此我格外熱心地去參加救災的工作，只要我的健康允許我，只要我的醫生不來麻煩我。就這樣，我渡過了這裡枯燥而毫無意味的歲月。

我們會面的日子不會太短了，澄，願妳為我們未來的合作而祈禱……」

就在澄收到落的信後三天，救災會裡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朱幽蘭大刀濶斧式的改組工作雖贏得了會裡會外不少人的喝采和擁護，而且也加強了群眾對於救災救亡的意識和情緒，但另一方面反對他的人也逐渐增厚了潛勢力；以那個矮個子——前總務先生為首的反對集團，現在幾乎掀起了一股狂烈的反朱潮；當初曾經為胖主席威嚇過而忍氣吞聲屈服下來的矮個子得到會內一部人的支持——包括那曾經反對過他的宣傳主任，聯成一條陣線向朱幽蘭展開反擊。而這一次，胖主席的威嚇竟失去効力了，原來矮個子也找到了胖主席的破綻，聲言如果胖主席要他交出一年的救災帳目，他也準備公佈胖主席的「醜事」；胖主席投鼠忌器，有一個時期他簡直

心灰意懶，表示消極了。他一方面眼見朱幽蘭生龍活虎般把新生的精神注入救災會內，使救災工作蓬勃地發展起來，而不忍叫朱幽蘭退步，但在對付矮個子的方法上，他又因爲自己的一點把柄落入對方手裡而感狼狽，雖然他說那次錯誤是一個無心的疏忽，而且很快便把它改過來了。

澄在這次新舊兩派的爭鬥中始終緊緊地站在朱幽蘭一邊。這不僅因朱幽蘭是她的姊夫，爲了她的姊姊她勢非支持幽蘭不可，更爲了她對於幽蘭忠誠努力的幹材而引起極大同情。何況幽蘭的入會，澄是一個主要介紹者，她覺得這一件工作做得很好，至少已經把救災會裡的黑幕揭穿了，使會務的發展步入了正規。

然而從這次爭鬥中她更認識了社會和人群的真面目。這個社會的內容，簡直超過了她的預期。她開始對社會，以至整個人群的信心動搖了，她的幼稚的心靈——或許她不背承認那是幼稚吧——第一次來到社會上就遭受重重的打擊，使她經驗了黑暗、醜惡、可恥，和下流奸詐的種種形態，使她不再相信自己簡單的頭腦裡所織出來的奇妙的憧憬。於是乎，她又想起她的父親的頑固，和她的母親的懦弱來了。她覺得以這兩個老人家的性格來比比救災會裡若干人物的陰險手段，那真是微不足道，小到不能再小呀。她忽然對這兩個老人憐憫起來了，他們即使遇到兒女們「無法無天」的作弄，仍舊極力隱忍了下去；他們可不會想出什麼卑劣的手段來對付他們的子女呢。澄想到這裡，她的雙手幾乎發抖了，整個身子也自然而戰慄起來。

更使她驚訝的是，在朱幽蘭四面楚歌的包圍中，還受到一位女同事的誣蔑。那位女同事在澄尚未進入救災會之前並不認識，而在她加入的頭兩個月來說對她的印象也極爲平淡。可是她不久就被發現這個女人對她似存有神秘的見解，每次她們會面時她總在眼中射出兩道使人寒冷的光來，並且極有意思地冷笑幾聲。等到朱幽蘭入會後她發覺這兩道寒冷的光愈來愈可怕了。「但是爲什麼呢？」她自己問自己。這個女人的樣子看起來並不漂亮，但苗條的身材，配合着一頭濃密的黑髮，也自有足以吸引人的地方。她在救災會中擔任着和澄不同的職務，而據澄的膚淺的觀察，她口才流利，姿態活潑，尤其是當她說話時一種富有女性魅力的煽動性的腔調，似乎少有幾個女人可以和她頡頏的。然而，澄不明白爲什麼每次看見她時，她總拿兩道懾人的眼光對着她，使她不禁寒而慄。

「她嗎，自然有她的道理。」有一次澄和她的同事閒談着，偶然談到這個神秘的女人時，她的同事告訴她。「她從前追求過你的姊夫呢，而且追求得很熱烈。不過爲什麼你的姊夫終於離開她了？那倒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奇怪，怎麼我的姊姊從來沒有談起過呢？」澄表示不大相信。

「這是好幾年前的事啦，大概那時候你的姊姊還不會插入這個漩渦吧。不過，說老實話，如果我換了你的

姊夫，我也遲早會離開她的。」

「爲什麼？」

「傻子，這點理由也看不出嗎？」澄的同事笑着拍拍她的肩膀。「這個女人的心術不正，看她兩道冷峻的眼光，就證明她並不是一個正經的女人。——但我也承認她的交際手腕很高明，救災會裡也少不了她呢。」

「她會對我姊夫不利嗎？」澄小心地問。

「管得了這些閒賬？他已經是一個結過婚的人啦，如果她聰明，還不如死了這條心。但危險的女人有的是蛇蠍的心；我雖然也是女人，我却不得不承認這句話。」

「啊，妳怎麼可以這樣說呢？不怕自己羞耻？」澄幾乎大聲喊出來。「在我想來，一切女人都有她們溫柔的個性，她們即使危險，也有可以解釋的理由的。」

「哈，一個大慈大悲的崇高女性！不過，小傻子，別忘記妳的年紀還輕，妳的世故還不深，而且，妳認識了多少女人呢？妳這樣以仁心待人，不久人家就會拿顏色給妳看啦。」

「但是爲什麼呢？——但是爲什麼呢？」澄嘴裡喃喃重複着。但當她轉臉望着她的朋友，而她的朋友臉上十分認真的時候，她知道這並不是一句虛言，於是她的心裡像受到電震一樣，抽搐了一陣。

「那個女人我也認識的，她還是我們中學時代的同學呢。」澄的姊姊——英，坐在靠窗的一把圈椅上，一面織着一件絨毛衣，一面回答澄。「妳怎麼已經忘記她呢？她曾經和我們一起玩過籃球，有一次她想把球投入籃內，因爲用力過猛，一撞在籃桿上，把鼻子撞破，流了一鼻子血的那個女人，還記得嗎？」

澄接連點着頭，經過她姊姊的點醒，她的腦海裡恍然浮現着五六年前在籃球場上的一幕情景，於是那個瘦小活潑，但動作有點狡猾的同學，像電影戲一般鑽入她的腦子裡去。「看來我們還都是老相識哇，可是，不幸現在倒成了敵人！」她嘆息着。

「她追求幽蘭的事我也聽幽蘭講過，不過他們的一切和我無關。幽蘭離開她的時候我還不會認識他哩。」

「她一定懷恨在心的。」澄搖搖頭，憂愁地望着她的姊姊。

「她還能夠懷恨什麼呢？」澄的姊姊不以爲然地反駁。「愛情是兩相情願的，她愛那個男子，那個男子却不愛她，這還有什麼好恨呢？何況離開了這麼久？」

「妳覺得她的爲人怎樣？」

「一個工於心計的女人，從不肯吃別人的虧。」澄的姊姊回憶似地說：「妳記得那次她撞破了鼻子以後的

情形嗎？她不怪自己太魯莽，反遷怒到別的隊員身上去，故意把籃球拋到隊友身上，而且……而且在體育主任前面告了我們一狀，哼，真有她的！」

澄不由得笑了起來。「姊姊，妳倒記得這樣清楚？我的朋友說她心如蛇蝎呢，倒要叫姊夫防她一防！」

「幽蘭從不打理這種事的。何況他並不會打過她什麼主意。他老早已經忘掉她了呢。叫他防什麼？」澄的姊姊漫不經意地說。

「人心難料，」澄若有所思地說着。「照那女人的表現看，確是工於心計的呢。」

正說到這裡，朱幽蘭從外面走進來了。他臉上充滿興奮和喜悅的表情，好像有許多好消息要告訴出來似的，兩姊妹見他進來，話鋒暫時停止了。澄的意思，覺得這件事還是讓她的好，但她一看她的姊姊的神情，她分明不把它放在心上，也不像準備告訴朱幽蘭的樣子。

「好呀，妳們在商量什麼？可是我碍着妳們的談話嗎？」幽蘭興匆匆的說。他向澄微笑點頭。

「不妨事。倒是你這樣高興，可以讓我們知道知道嗎？」澄的姊姊笑着回答她的丈夫，一面將絨毛衣收起來，招呼她的丈夫坐下。

「呀，我們救災會這個月的成績好極了，剛才我聽到會裡的財政說，各界捐來的款比上個月幾乎增加了一倍。」幽蘭很有意思地對澄看了一眼。「妳也很有功勞呢，宣傳部出了不少氣力。」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新聞了嗎？」

「自然有呀，民衆的反應愈來愈熱烈了。現在妳去任何街上看看，從來沒有像目前那樣，每一個人的抗敵精神像火一般燃燒着，他們自動願意幫助我們，而且完全義務。」但是朱幽蘭的臉上忽然現出嚴肅的神氣，剛才的笑容立刻消逝。「這就好的方面說。其實，使人担心的問題也有，救災會內根本不能團結合作，這是一種分裂的預兆，非常可怕的。」

他低低吁了一聲。

「如果這樣……」澄的姊姊望了望她的丈夫，突然沉默下來。

「如果這樣，」幽蘭緊接着說，「非想法挽救不可。」他捏緊拳頭，表示決心。

「恐怕以你一人之力，不容易挽救吧？」

「挽救？方法是有的。」那年青年人眼中閃出一絲藍光，「問題在乎我們有沒有勇氣。據我最近的觀察，救災會內並不是個個人真正爲了愛護國家民族才加入了，很有一部份人志在混水摸魚，這些蛀蟲非全部清除不可。」

「看你的志願多麼偉大呀。」澄的姊姊似乎贊許，似乎諷刺地嘆了一口氣。「這些蛙蟲非全部清除不可？你好像就是救災會的主人了，就是你有這權力，也不好濫用權力。權力是一個很可怕的名詞！」

「有時候却非用權力不可！」幽蘭不服地說：「我們每一個救災會的職員對民衆負擔着一種義務，這種義務就是必須廉潔。救災是神聖工作，如果大家不廉潔，它可能立刻變質，而這個後果是任何人所不願承擔的！」

「好精采的演說！」澄忽然笑出來，但是她馬上恢復了原狀，看着她的姊姊引起什麼反應。

「我的看法是，假使我認爲不滿意，我應該退出來；爲什麼我們要混在裡面同流合污呢？蒙受不清白的名譽比死還難受，只有瘋了的人才會這樣做。」

「剛剛相反，退出來才是懦夫的行爲，我們非得積極地幹不可！」幽蘭完全不贊成他的太太的意見。「勝利需要堅強不屈的意志和積極的精神，不清白的名譽只是屬於暫時的耻辱，它終於一天會大白於天下的。我打一個比喻，如果我們——他眼光特別對着澄的姊姊——稍爲消極一點，如果我們表現得懦弱一點，我們今天也不會結合在一起了。惡勢力是到處存在的，祇怕我們對它低頭。」

「好呀，你倒是越老越辣的哩。」澄的姊姊毫不示弱地反擊她的丈夫。「你幾時學會這一套演說家的技倆？——澄笑起來，而且笑得很有意思——至於我們的事，怎麼可以拿來和救災會相提並論？我們只有兩個人，而救災會却牽涉到許多人，沒有像你想像得那樣簡單。」

「原則上是一樣的；我們不能因爲人多一點便退縮不前。」

澄的姊姊斟了三杯咖啡，兩杯遞給她的丈夫和澄，她自己手裡拿了一杯，緩緩喝着。

「我不大高興談原則，我只講事實。講事實，你甚至連一個女人在背後說你壞話都茫然不知，真正糊塗！」澄平靜地看她的姊夫，但這個青年的確被她的妻子一句話震愣住了，他張大眼睛問他的妻子：「什麼？」

「你不覺得救災會裡有的女人對你非常不滿意嗎？」

朱幽蘭抓著頭髮想了一會，他茫然搖着頭。

「我入會不久，還不會認識所有的女會員。」半晌他才說出他的見解來。「而且，除了職務上的理由外，我也不便隨便同女同事搭訕呀！」

他神秘地朝着他的太太笑一笑。

「別在我面前裝正經了，」澄的姊姊取笑似地說：「你不同女同事搭訕，可知女同事却在吃你的醋呢。」

「呀！……」幽蘭直立起來，他的右手在空中揮了一擺，接着無可奈何地又坐下去，眼光却對着澄呆瞧。

「這有什麼奇怪！」澄的姊姊用一種提醒的口氣招呼着她的丈夫。「你從前不是告訴過我有一個女人曾經

追求過你嗎？請你再想想看，在你們的救災會中，可有這個女人的踪跡！」
「啊，原來是她！」朱幽蘭拍拍他的頭，他的臉上開始發出油光。「我竟糊塗極了，怎麼隔了這幾年竟認她不出來！」

「可是人家還認得你呢。」英打趣地說。

「毫無問題，如果是她，那是毫無問題的，妳根本不用擔心。」

「誰說我會擔心？你問問澄看！」英指着她的妹妹，似乎對她的丈夫漠然無動於中的態度微露不滿。

可是這一句話却使得朱幽蘭窘住了。他自然不能拿像對待妻子的態度對待他的阿姨，何況如今這位阿姨又是他的同事；他除了欽佩這位阿姨的勇氣和細心外，決不會想到其他問題上去，雖然他從英的口中，獲得一點她和落的鱗爪。

「但是……但是……」這位年青男人在兩姊妹的包圍中完全失却了他的男性固有的鎮靜，他開始顯得有點慌亂。

「也沒有什麼事，」澄終於出來解圍，但她一點也沒有激動，祇是靜靜地，慢慢地說。「我的同事說這個女人心如蛇蝎，叫你提防提防。」

「啊呀，妳們女人真正多心，」朱幽蘭不禁哈哈笑出聲來。「我們現在搞的救災工作，又不是在搶做生意，彼此有着利益上的摩擦，那才能够說到提防的話。我們現在是站在一條戰線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我們以前雖有過一點私人糾紛，但這和救災工作有什麼關係呢？……」他忽然轉變了一種口氣對澄說：「請妳別見怪，妳的好意我是心領的。」

「不，你所說的共同利益這一點，我現在提醒你，這個女人就是你剛才所說的蛀蟲之一，她在暗中搗你的蛋！」

「什麼！」

「她真是你剛才說的非全部清除中的一個。她雖然不想混水摸魚，但她志在報復，這是很可怕的，因為她可以煽動許多人來反對妳——目前已經有很多人受她的鼓動了！」

「她有這種魄力？」幽蘭半信半疑地反問。「我只知道以前那位總務先生是反對派的死硬份子，倒不知道還有這麼多的曲折呢。」

「所以你簡直糊塗一世吧，還說你要肅清全部蛀蟲哩。」英在旁邊揶揄地說。她的話引起澄輕微的笑容。

（下文轉五十一頁）

印度化時期的馬來文學

(上)

■ 疑 雲 ■

(a) 馬來文學的產生

在印度人移居馬來群島之前，馬來文學純粹是一種口語文學。印人移入之後，才有文學產生，書寫的文學作品也跟着出現。

印度人雖然是在公元初移居馬來群島，但文學產生的確實日期却無法加以斷定，唯一可作為証據的是義淨書中的零星記錄和幾塊公元七世紀時的古石碑而已。

義淨是中國唐朝時代最著名的佛經研究學者，他曾於公元六七一年由海道經馬來群島到印度求取佛經。在往返印度期間，義淨曾停居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國一個時期，並在該處完成「大唐西域求法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兩大名著；書中有關室利佛逝國的情形，亦略有記載。據云：室利佛逝是蘇島巨港的佛教王國，有寺院多間，僧侶千餘名，國內所用的是一種崑崙語。據專家攷訂，崑崙語就是古馬來語了。義淨在前往印度之前，曾在室利佛逝國停居六個月，學習梵文的文法；返國時又在室利佛逝停留四年，從事著書譯經的工作。從義淨所作的記載，不難看出當時的室利佛逝是一個文化水準相當高的佛教王國；該國不但有自己的語文，而且印度的梵文也深具影響力，成為當時的學術研究的一種語文。

除了義淨所供給的資料以外，我們更可以從出土的古石碑中看出，在公元七世紀時馬來群島的確已有自己的文學。在蘇門答臘的一些地區裡，曾發現公元七世紀的古石碑。譬如，在巨港附近的 Kebukan Bukit 和 Taang Tuwo 地方有二塊石碑出土，前者立於公元六八三年，碑文是記載室利佛逝王坐船到某地求取神奇之術以



抗敵之事。後者立於公元六八四年，謂奉惹雅拿卡（Jayanaga）王之命興建室利各羅（Srikshetra），以爲禮佛功德。另外還有兩個石碑是在 Bangka Barat 的 Koia Kapor 以及在占卑與牟悉間的 Karang Berahi 發現。在 Koia Kapor 的那一塊是在一八九一年爲 J.K. Van de Mulon 所發現者，碑上的文字已模糊不清，專家們斷定爲公元六八七年左右所立者。所有石碑上的文字，都是由南印度的一種巴拉瓦文體（Huruf Pallava）演變而來者，史稱古馬來文。

在爪哇，類似上述的古石碑亦有所發現。西爪哇的茂物地區，曾發現數塊公元五世紀的石碑，其中的一塊石碑印有國王的兩個脚印，脚印下面寫着達魯瑪（Taruma）王國國王的名字。在 Kedu 的 Tjanggal 地方，也發現一塊公元七三二年的石碑，碑文提到統治該地的國王名叫做山達雅（Sandaya）。這些石碑上的文字，都是由南印度的一種文體演變而成者。

從以上數例，可知道在公元七世紀左右，一種由南印度巴拉瓦文體演變而成的文字已在馬來群島流行了。蘇門答臘在公元七世紀時已有自己的文學，島上又有一個稱霸數世紀的室利佛逝王國，這個王國無論在武功、商業與文化各方面都盛極一時；但可惜的是，室利佛逝並沒有爲我們留下任何書寫的文學作品。這是什麼緣故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下列兩點：一是回教傳入蘇島時，所有印度化的文學作品都被回教徒焚毀了——這並非是不可能之事，因爲吉打會經發生過這樣的事，過去，從阿拉伯來的回教學者，爲了使吉打王族信奉回教，就叫吉打王把所有佛教或印度教的經典和偶像焚毀掉。一是蘇島仍埋藏着豐富的印度化文學作品，只可惜未爲人所發掘而已。

爪哇在這一方面的貢獻上，倒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元八世紀左右，爪哇出現了一種文學，乃是由南印度巴拉瓦人所用的一種旺基文（Huruf Vangki）演變而來者，叫做卡夷文（Huruf Kawi）。卡夷文的壽命相當長，它在爪哇民間流傳有六個世紀，直至公元十四世紀左右才由新爪哇文取而代之。當這種文字盛行的時候，印度的許多古籍諸如「拉瑪雅娜」和「瑪哈峇拉打」裡面的故事，都被分章分節的翻譯或者改寫過來。

印度的大史詩

「拉瑪雅娜」和「瑪哈峇拉打」是印度著名的兩大史詩，它在爪哇文學或者馬來文學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馬來群島之所以有如此豐富的印度化文學作品，乃是由這兩大史詩所促成者。

「拉瑪雅娜」（有者譯爲羅摩耶那）和「瑪哈峇拉打」（有者譯爲大戰書或大史頌）產生於兩千年前。前者是一部敘述印度王族生活的史詩，裡面談到許多人生和道德問題，含有很深的哲理。其故事是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出現於印度民間，至公元後二百年才由一位名叫做維米基（Valmiki）的印度學者編纂成書。書分七大

卷，合共二萬四千頌（即四萬八千行）。故事內容大致如下：哥沙拉國的國王有三個妻子，分別生下王子拉瑪、峇拉達、拉斯瑪娜和沙杜娜四名。大王子拉瑪長大後娶維地哈國的公主希達為妻。數年後，哥沙拉王年老退位，繼位者本該是大王子拉瑪；但由於後母的反對，拉瑪被迫放逐出國，愛妻希達和弟弟拉斯瑪願意同行。在旅途上，他們遇到一群惡魔；拉瑪兩兄弟把魔王殺死，因此觸怒了住在朗加國的十頭魔王拉瓦娜。拉瓦娜以卑鄙的手段搶走拉瑪的愛妻希達。拉瑪向猴王蘇利瓦求助，猴王遣謀偵察，終於找到希達的下落。後來依仗哈奴曼猴的機智，才救回希達。放逐期滿，拉瑪帶着愛妻回國；在全民的擁護下登位為哥沙拉國王。

「瑪哈峇拉打」產生於公元前四百年，遲至公元後四百年才由瓦撒（Vyasa）編纂成書；全書共分十八卷，合計十萬頌，是世界第一部最長的史詩。其故事比較複雜，宗教意味與戰爭氣息也比較濃厚。故事開頭是從峇拉打國的古魯王族說起，古魯王山達奴（Santanu）迷戀着一位公主錫雅瓦蒂（Setyawati），錫雅瓦蒂的父親向山達奴提出一個條件，結婚後山達奴與其女兒所生下的孩子將來應該繼承父位為王，而不是他的髮妻之子比斯瑪。比斯瑪為促成父親的婚事，毅然退出王位的爭奪權。並立誓此世永不結婚。

山達奴王終於跟錫雅瓦蒂結婚，婚後生下二子；二子在結婚後都不幸遇刺身亡，未曾生下一男半女。錫雅瓦蒂怕王位落入別人手裡，就把兩個守寡的媳婦改嫁給自己前夫的兒子。婚後生下三子；長子眼瞎，但亦生下不少兒子；次子生下五個孩子，即本書的主角潘度華（Panduwa）五兄弟。堂兄弟間感情不能融洽，勾心鬥角，瞎子的長子都育哈娜（Duryodhana）成為潘度華五兄弟所欲謀害的對象。

都育哈娜也想謀害他們；有一天，他在城外建造一間容易燃燒的宮殿給潘度華五兄弟住，事後派人去把他們燒掉，潘度華命不該絕，來得及逃出魔宮，跑到松林裡隱匿起來。比斯瑪知道了這個消息，建議把國土分成兩半部，一半給都育哈娜兄弟，一半給潘度華兄弟。分土後不久，都育哈娜又以欺騙的手段把潘度華兄弟的國土佔去了，迫得潘度華兄弟在松林裡隱居。潘度華立誓報仇，在松林裡練就了一身好武功，後來在一場大規模的戰爭中把都育哈娜兄弟擊敗了，成為全印度的統治者達三十年之久。

這兩部史詩的故事在印度社會裡很流行，後來就跟着印度人的南來而傳播到馬來群島各地。尤其是爪哇一地，對瑪哈峇拉打的故事更加喜愛。瑪哈峇拉打的每一章每一節都含有很深的印度教哲理，印度人把它當為聖經，信仰印度教的爪哇人當然也能够看得懂；為了研究印度教的哲理，爪哇人也把它當為經典，所以它在爪哇一地就比較吃香。可是，那些不信仰印度教的國家，對此書並不感到興趣；因為艱深奧妙的印度教哲理根本不是他們所能理解的。直到後來，這些故事經過後人的修改，把宗教色彩相當濃厚的部份刪節，使之通俗化以後，才漸漸的為多數人所喜愛。目前在坊間出現的潘度華五兄弟傳（Hikayat Pandawa Lima）、潘度華戰勝記

(Hikayat Perang Pandawa Jaya)、達瑪旺沙傳 (Hikayat Darmawangsa) 等，都不是直接譯自梵文本的瑪哈峇拉打，而是由爪哇文學改寫成的作品。拉瑪雅娜對馬來社會所產生的影响力要比瑪哈峇拉打來得大。因爲它的故事情節比較簡單，又沒有宗教意味，只注重道德教育的灌輸，所以容易爲人民所接受。

這兩大史詩在戲劇方面的影响是有跡可尋的。在古代流行的爪哇皮影戲裡，可以看到印度兩大史詩故事的上演。爪哇皮影戲有十數個種類，其中要以布哇皮影戲 (Wayang Purwa) 的歷史最悠久，而流佈範圍也最廣。其劇本就是採自印度兩大史詩的故事。此外，瑪哈峇拉打的故事，也成爲皮影戲的好材料。印尼獨立以後，在印尼民間又產生一種班查西拉 (Panchasila) 的皮影戲，劇本是跟「布哇皮影戲」大同小異，潘度華也成爲戲劇的主要角色；不同的是，這些要角都被賦以新的使命。

爪哇皮影戲後來又傳到馬來半島，由馬來半島再傳到暹羅和柬埔寨等地，故事題材仍脫離不開印度兩大史詩的故事。在吉蘭丹的皮影戲裡仍可以看到「拉瑪」這個英雄角色。在暹羅和柬埔寨的戲劇、舞蹈、雕刻和繪畫藝術裡，也可以看到拉瑪這個角色。於此可知其對戲劇方面的影响程度如何了。

(上文接四十七頁)

「我想我可以當面向她解釋，」半响，朱幽蘭方才發表他的見解。他對於他的妻子的揶揄毫不在意，但他似乎恐懼着因爲某一個人——不管是男或女的阻擾而弄壞了他剛剛籌擬好的計劃，所以說得極爲小心。「女人是比較敏感一點的動物，但她們也容易受到感動。——我想，那個女人可能早已結了婚吧？」他面孔對着澄，使後者爲之錯愕。

「這倒不會聽到……」她困惑地回答。「然而，這個也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大大的關係呢。譬方說，一個未婚女人和已婚女人的心理，便完全不同，……已婚女人的心理，比較容易控制。」

澄忽然臉紅了，她正在咀嚼着朱幽蘭這句「一個未婚女人和已婚女人的心理，便完全不同」的滋味；但這時候朱幽蘭和他的妻子正在注意別一件事，所以沒有覺察到。

「而且，」幽蘭繼續說：「這完全是一場笑話，一場再荒唐不過的笑話呀！如果她的丈夫知道了，會造成一種什麼景象？爲了救災……」

他拍拍他的頭腦，表示不相信的樣子。接着，他站了起來，換一種口氣道：「傻子，我們儘在這兒幹什麼？肚子餓了，先弄點吃的東西來不是更好？」他轉身對着他的妻子。
於是，這一番談話便沒有結論地就此結束。

少年手記

■ 賴瑞和 ■



暮色四合，它早已裹屍我葬落記憶之外的童年；
已經是幾年了？或是幾十年、幾千年？

就要看每一朵流雲的飄零落魄；就要看霞影在臉上爬滿慵懶的少年憂悵。我還能說些甚麼？還能唸一首詩麼？想著，這是成長的季節，我所企望的是否已成熟？我所綺麗的呢？夜夜來寫詩的神也已倦了……就寧願在這裡踏上長灘行上的足跡；足跡以後，歲月呢喃著往事的綺麗和幽怨。讓海去為伴；讓風去婆婆。

我還願意去看那些痲痺的臉孔；那些石像屹立冷冰感情和機械的臉部動作？雖然，我們已相處了幾十多年。

在那裡，我只能沉思一個患心臟病的下午，看每一張患精神病的蒼白，每一道冷峻幽森的眼光；裏面竟也隱藏著陌生人的世故！敵視的上一代的企望。偶而，只是已經發霉的微笑，在記憶中向我微笑，在那星夜底下的故事裡。

難道我逃得過眼光的峻冷；却逃不過愛的囹圄？那些懷疑的、顧慮的；我必強忍內心的痛苦，緊鎖心門，摒棄在感情的債裡，我能嗎？

就要把脚步踏上內心的裂痕，歸途上；長廊有我微帶顫抖的脚步；有每一張痲痺的臉孔在等待著。該有多少憂悵叢生在脚印上呢？我還能祈禱一些甚麼？明天，我該重來這裡？要多少海風才能滌塵內心的痛創？就在這感情成長的季節。

別把愛置於代價和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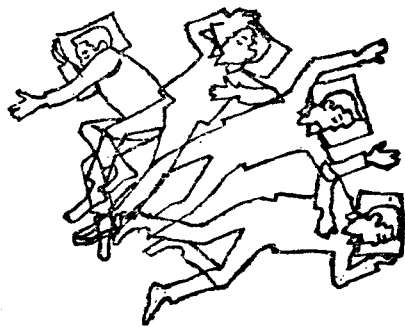
賜給心海驚濤的少年
掄不攏碎萍，心葉殘瓣的裂痕
就要剪落日記中每一個懷疑的影子

它能瘋狂感情和理智的抉擇

數萬年後，依舊是魔鬼的哭
驚裂沒有熱血的人性，喚起愛的啞鈴
我要看懷疑逐漸死亡，然後長眠

山城小事

■ 凝野 ■



一
大清早，在豬肉巴剎旁的大樹下，擺着幾檔賣菜豆飯的檔子，是專門賣給早上去菜園割菜的人。這時，椅子上正蹲着幾個工人。

「唉！現在的行情越來越壞，菜價又低，叫我們如何種下去。」

「他媽的，昨天的乾菜心（註一）才打四分；一籃菜連車費算下去，還要虧五角。現在我滿園都是菜心，只好留下來作種，免得虧本。」

二
「你的乾菜心能打四分已經不壞，我的水菜（註二）才打分半，我一家幾口不知怎樣過活？」
這些種菜人，每天都爲着菜價煩惱。

二
上午的車站，只有稀少的搭客；一些無聊的司機圍在一起聊天。

「我家隔壁的亞叔，真可憐，辛辛苦苦的賺了一點錢，供給他兒子去大學讀書。唉，想到那個不孝的

兒子，却去女生宿舍偷女生的三角褲，被學校當局開除了，現在呆在家裡搖腳，氣的亞叔吐了血，住在醫院裡，他兒子也不去看他。」

「唉！這個社會，人也變的這樣快，想不到他從前頂老實，不行街，不看戲，現在却比不上一隻狗。」

「聽說他從前在中學時，他曾經在品德方面拿過優異獎呢！」

「看，前面有人在叫車，走吧！」

「老兄，到那兒去。」

走的走了，剛才那件事，慢慢地從他們的汽車煙筒中溜走了。

三

在一間咖啡店裡，有的人在看報，有的人在談天，也有人在訴苦。

「近來這裡的流氓真要命，工不做，向我打單勒索，說要是不給他們五百元，他們要砍掉我的膠樹。」

「他們要錢不是給他囉，何必這樣吝嗇。要是他們砍掉你的膠樹，你不是更虧本，何況被打單的人不

只是你呀。」
「唉！你不是不知道的，我的膠樹完全沒有好開

割，一時要到那兒去找那麼多錢？」

「你不妨向警察局求助吧！」

「這怎樣可以！他們聲明過，如我報警，他們要殺我的兒子。」

「唉！」

四

在路上，走着一年老的和一年青的小伙子。

「你不該和我女兒戀愛呀！她年紀還小，一切事情還不懂，我看你還是離開她吧！」

「伯父，我求求你，不要這樣，我是很愛她的。」

「誰是你的伯父，我叫你離開她就離開她。」

「伯父，我求求你，她已經……」

「我不管甚麼已經不已經，叫你離開就要離開。」他走了，他站在路旁想着。

……

下午，他又和她在一起了。也和他們幾個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

他請朋友們到餐館去吃大餐。

「各位，今天是我和她在這裡最後的一天，我倆將到外地去做工，將來可能我們不能再見面了。」

「祝你們前程萬里，事業成功。」

「謝謝，謝謝，來，吃菜吧！」

笑聲洋溢着整個餐館，街上的野狗伸長着舌頭，這真是炎熱的下午呀！

五

平靜的夜裡，鳴……鳴……鳴，紅十字救傷車吵

醒不少人。

他和他躺在那白色的帆布床上。路上圍着一群人。他和他成爲人們的話題。

「真可憐，年紀青青，怎麼就自殺了。」

「聽說她的父親反對他們的戀愛。早上，我還看到他和她的父親在路上吵架呢。」

「聽說女的還有孕呢！」

「哼，她父親真是老不死，白白犧牲兩個大好青年，難道他也不想看看，這是甚麼時代了。」

「聽說女的已經死了，我看男的也沒有希望了。」

註一：乾菜心——是專門輸到新山或新加坡去賣，割乾菜大約是露水乾時才割，

註二：水菜——也是菜心，割水菜都是在早晨五點割，只拿到本地賣，或離本地十幾二十里外賣。

黃崖著

仙夢

(長編小說)

在一個喜愛幻想的少女的心中，愛情是世界最美麗的東西。但是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究竟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愛情有沒有分別？請看這本小說。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公司